

三兄弟



上海工人

352.6-1111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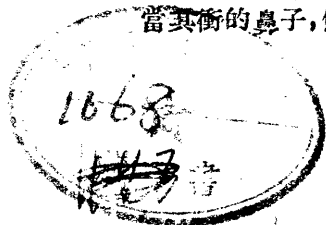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0 2686B

三天半的夢

章：

現在車子不知到了一個什麼鳥站，停那麼久。
(我便趁此機會寫幾句話給你。)一個人坐在車中
是比看所謂“愛情影片”還無聊的。周圍的黃色面
孔，和黃色之外還混了些雜色的面孔，造成了一個
可憎的環境。坐在對面的先生，他有時也許會很長
地噓口氣的，那口氣毫不客氣地直噴在你臉上，首
當其衝的鼻子，便可以領路到一種窘人的味。但他



若是閉緊了嘴呼吸，那你倒可以輕鬆點，不比在京奉路上，即使他閉了嘴呼吸也會有大葱味兒送過來：這却要謝謝老天爺的。

坐在斜對面一個四十幾歲的女人，一個髻直拖到了背上，一面抽着“哈德門”，一面對坐在她旁邊的一個男子演說，高聲地。她的聲浪蓋過了一切，連“擾，五香茶蛋”都大為減色了；口音是，我的天，一口杭州話！

杭州話，我和牠別了又快兩個年頭了。雖然我那兩位老人當杭州作故鄉，而我又差不多是在杭州長大的，但我老是憎厭着杭州話，和憎厭杭州這地方一樣。杭州確乎可憎，不知道你對牠如何。我想，你也應當拿所有的憎厭加在牠上面的。

“我不怎樣覺得杭州討厭，”記得你說過。

“你的厭棄杭州，或者是因為你的家是在杭州之故吧。”

35... 1311
219/12

這話不能說牠對，也不能說牠不對。人們往往不高興自己的家，因而連“打公館”的地方都覺得可憎。……

謝謝老天爺，開車了：坐在車上，停車比開車時更無聊。

打住，因為震動得我不能再寫。可是那位杭州太太還在演說，只不過聲音已被機聲擾亂得只剩一半了。

愛護
以重人格

如今到了K縣。

媽的，真無聊。買來的一份申報，連廣告都看完，直看到了“諸君畏報至此請虔誦南無阿……”。我很懊悔我不曾帶幾本書來。

開車到如今足足抽了二十多支煙捲，紛亂的思想也和煙一樣地瀰漫着。杭州太太的演說詞老沒有完兒，她或者是想將一輩子要說的話全併

在今兒說完吧。

一路的景色依然是我離杭州¹¹的景色：一樣的好天氣，天空中綴滿着各樣各式的浮雲，一樣是，地面上鋪着黃葉衰草，天地都像一件補釘很多的衣；氣候是一樣的季節，人是一樣的心境，所差者只是，一個去，一個來。

我想我這時的情形，和那年你從北京回河南去的時候一定很相像：腦裏都是充滿着可憐的兩位老人的印象。只是，你那時是滿臉的悲哀，我現在是空洞着，好像這回的來看老人只是命運的擺佈，不是自己的主意，雖然是我到了S 埠的第二天便打算就近到杭州去一趟的。

而且還有一種心理，是怕：我的抽煙捲，和喝過分的酒，和幹了許多其他的家裏所不高興的事，（什麼事，你當然知道的，）我那爺娘是已略有所聞了。並不是怕責備，雖然像我爹那麼的臊脾氣，

可是他不會，甚或不敢說我一言半句，他待我客氣得和一個朋友一樣：一半是因為兒子大了，管不着，那一半却因為他兒子一向就喫住他——喫住。娘呢，她是個柔弱的羔羊，但她却會背着父親，涕泣太息着勸我的：伙計，我怕的就是這個。

可是我那兩位老人畢竟是可憐透了。他們是拚命地在愛着他們兒子，他們將所有的體貼和愛撫，全用到兒子身上去，一面，又在痛苦和貧窮中掙扎着。至於兒子，兒子是，似乎一點兒也不知道他們是在度着這樣的生活。前年他從北京回來，纔住上一個月多點，家裏的生活幾乎使他厭棄得發狂，他便毫不客氣地借故要到X都去。父親心裏在憤怒，但他不發出來，臨走的一天，這位老人家還陪他到車站。娘也許哭過了，不過他未瞧見。

“長了翅膀就想飛，”這位老太太苦笑着說。

（到X都居然找到了一個飯碗，居然能夠接濟

老人，是當時夢都想不到的事。)

一面我厭棄着我的家，同時我覺得我應當爲人道之故而使他們過一點像人的生活，不說舒服。F君——就是有一次和你在西齋小賣處搶位子的——那樣的態度我不贊成：何必因爲他們誰其是父母，要仇視他們呢。而像你那樣接到一封較緊張的信，便讓重大的悲哀抓住你，因爲是在一個女同學面前，縱將要淌的淚極力忍住，我也不會有的，我是對任何事件不曾淌過什麼淚水。

車動了。……

笕橋。再十幾分鐘便可以到杭州 杭州太太在併懶腰了。

這封信算寫完了罷、“且聽下回分解”。

十月二十。

現在我家住的那屋子我還不會看見過。一進了家門，只看見堂屋裏的陌生的陳設，我疑心走錯了。

再進兩步——

父親。

看見父親了，他在看小說。

“爹！”

“啊！”這位老人家跳了起來。他是，悲哀，快樂，煩惱，歡喜，所有的感情都一齊併在臉上。他顯然感動得一句話說不出，他只發出一個簡單的感歎詞。

他的鬍子白了許多，可是臉上的縐紋並未增加。我下意識地笑着，我感到抱歉了。

爹張開兩臂，我們抱了起來。

在抱的當中，他喊母親：

“素，來看看，來了誰。”

母親當然是照了她近十年來的習慣：因為背疼，坐不住，得常在床上躺躺的。

“我知道。我連鞋子都穿不及了。”

出了父親的懷抱，我到母親房裏，母親坐在牀上。父親也隨着走了進來。

“爹媽還是一樣地康健，一樣地康健。爹的‘氣色’還顯得好些了。”

“真的麼，”爹無意識地而又得意地。

其實，娘的灰白的頭雖未加白，而臉上却似乎顯得很憔悴。

這位老太太像看一個新奇的東西似地，上上下下打量着我。她臉上是喜悅的微笑，但除此之外，當然是還有別的表情，這表情，我就說不出是什麼，勉強要說，或者戰敗者忽然得了勝利者的同情時，那敗者的表情，也許像這個，但也不怎樣像吧。

“似乎又長了些哩，”她說。

“還有得長麼，二十幾歲了？”

“但還是不改孩子氣，”父親插嘴，“還是抱，還是親嘴。”

母親聽了這句話，甜蜜地微笑着。擁抱和親嘴，我是和他們幹到了十幾歲，父親說過“看你大了還這樣親不”的話，可是現在雖成“大人”，“長了翅膀”，還是一樣，這些舉動在我是成了習慣，並不是做作，不是想到這樣做了可以安慰我那可憐的老人，只是一看見便下意識地抱了起來。然而他們對於這個是很受用的。

“你爲什麼不在事先寫個信來呢？”爹說。

“我的來是很匆促的。本來是爲了一點小事，到了S埠，那是禮拜日。到昨天就弄完了，看看還有空，便在今早上車。”

爲了點什麼小事，當然是無述說的必要了。

“那你還沒有喫飯？”

“沒有。”

“你要喫什麼呢，麪還是飯？”

母親問。“飯大概還有吧。”

“那就喫飯罷。”

“你要什麼菜？”

“那你請了幾天假了？”父親又問。

“隨便什麼菜罷。請假？是的。請了一個禮拜。”

“那可以在家裏玩四天，連今天。”

“李媽，少爺還沒有喫飯，拿點開水泡飯，剝兩個糟蛋罷，再買……。”

仍然是那個老李媽，一輩子不開口而又忠實的李媽。她好像看見“少爺”的回來也覺得高興似地。

所有的家具，半是我的故舊，我覺得我在X都

的一年多，似乎只是一個夢。

於是我們開始談“閒話”了。X都是我們從前住過的，父親便很關切地問我近年X都的情況。我們又談到在X都的所謂親戚和同鄉和朋友，談到X都的氣候和人物，談到房子，談到李媽，談到……，差不多將所能搜集的瑣碎事物全都談到了。從到家直到我喫完飯，話還是源源的想了出來。母親告訴我，家裏的那隻黑貓生了三個小的，我們將兩個送給了彭家，大貓在上個月不知怎地不見了，如今只有一個小黃貓，黑貓的小姐。她又告訴我，姑母來杭州的時候，有一回上洋車沒有上好，蹣了一交，幸而不曾傷了什麼。她還問我身上這套學生裝做了幾個錢。最後，父親說，湖南來信，七叔快過六十歲，希望我能回去一趟。

“唔，我對湖南是不大有感情的，”我說。

這所屋子的每間房，經了母親的佈置，都很潔

淨而整齊，但是廂房，却安不上這類的形容詞。廂房雖整齊地放着箱子，地上却陳列了無數的“仆鑊”。還有是白蘭地的瓶子，其餘的酒瓶都給李媽了，母親說白蘭地的瓶子是很好的，所以整打的讓牠們站在箱架子下面。

“反正是廂房，所以爛東爛西全堆在這裏了，娘解釋着。

“這自然不打緊，”我說。“其餘都擺設得好極了，要是X都人見了，還當是大闊人住的哩。……廚房裏還掛了這些臘肉臘魚。”

“是洪璧送的。洪璧纔可憐哩，她上個月……”

不知什麼時候父親不在房裏了。

“爹呢？”

“沒有出去吧，不知帽子可在家。”

我和母親又談着許多話。我和兩位老人的談話，自己疑着似乎是在敷衍他們：我在X都剛跑進

那鳥中學，所謂同事們的面孔都令人難堪，後來由難堪的面孔漸漸變成了熟面孔，近來似乎和他們談得上了，所謂談，自然是敷衍，所以我想我如今許在下意識地敷衍着他們吧。但這是不相干的，管他兒子是真，是面子，只要做爺娘的實際上能得到點兒類乎安慰似的東西，便得了。

母親忽然問我爲什麼不寫信。

我說有時實在是忙，有時覺得無話可寫。

“但是常寄信來，家裏也好放心，”她和平地。“有時爹爹發氣，說你不寫信，叫人提心弔膽的。我說‘他一定沒有什麼事故，有什麼事他倒要寫信來了’。”

她只說信的事，不會提到錢，提起錢我也許要臉紅的。平均算來兩三月寄一次，每次最多八十元。他們是怎樣維持下去的，我簡直不會想到要問一聲他們給我的信，永遠不會問我要過錢，有幾

次，父親信上說，母親是神經衰弱，見家裏錢快用完，一急，便瀉肚了，我便籌點錢寄去。

這回我挑戰地說：

“錢呢，我錢寄得少，爹爹也發氣不？”

“倒不。只是姑母那次到杭州來，問你可常寄錢回來。我說，自己賺的，他自己不用幾個，還有什麼樂趣呢。”

我似乎感到內疚：我的生活是比他們好得多了。但我解釋着：

“學校裏老不按時發薪，今天十塊明天五塊地發，叫人不好預算，零錢是到手就花去的，所以就無從寄。並且還做了幾件衣。”

“這自然難怪的，”她道。“我是只怕你看見家裏要錢，又籌不着，因此着急，所以從不問你要錢。”

“家裏每月大概有多少用度？”

“拚命地省，五十塊錢夠了。”

“我沒有寄錢的一向呢？”

“借是還借得動的。有幾回人家請爹寫對子，送個十來塊錢，但他的錢總是買了書了。這一向……”

父親回來了。

父親是到隔壁一家酒店裏去叫酒的，還叫了幾色菜。這些酒菜，我想我來出錢，但是——

“已經給過錢了”，他得意地笑着。

“屢！”兒子似很客氣地。

“又給他酒喝”，母親却笑着埋怨。

父親自己愛喝酒，所以不怎樣禁我，只要不過分地喝。只有煙，兩位老人都極不高興我抽，我在下車時便將兩盒烟捲深深地關在背心的口袋裏了。

摒絕了烟，在我是辦不到的事，雖然沒有所謂

癮。爲要免得他們着急，我也得在他們跟前裝作戒絕了的樣子。

我爹是個性子躁，而又好心腸的人，有時顯得孩子氣。母親是什麼事都忍耐着，一切的怒氣和煩惱，全悶在心裏發作。他們都是弱者。對兒子的不滿，她老人家只背地裏怒得直跳，但兩秒鐘後，又立刻平靜了下來。她老人家只是低泣。總之，他們是可憐透的。

憑良心說，我的所謂家裏是比較地有趣味，我在家的時候，所謂家庭間是顯得很融洽。

伙計，我想到了。爲了人道，我是應當安慰他們。他們的欲望並不大，他們的全部的要求，只不過是他兒子給予的安慰。……

已十一點，爹催我睡。累了一天，我也該休息了。

章：

人所以爲萬物之靈，只是因爲人類是一種矛盾的動物。人身上，一定還有生理學家所未發見的一種神經，叫矛盾神經。如今的人的對所謂家庭的態度，全是矛盾神經的作用吧。

要不是做爺娘的太愛我們了，我們定得輕鬆得多，而且完全自由了。如今他們却造了一所感情的監獄，拘禁着我們。但在我個人是不會被禁的，至多爲了憐憫他們之故，跑去敷衍一下而已，——我說敷衍！現在我們的身子却有一半不是自己的，伙計，我們還應該履行我們那句話：贖出我們的身子。出一點相當的代價，買回自由。我可不像你那樣，“啊，感情是無從拿東西贖的，”我的，只要他們安閒，便可以卸我的所謂責任：他們有兒女還不如沒有兒女輕鬆哩，我說。

家庭所有的東西是，瑣碎，細膩，平淡。剛到家

的時候，是將牠們咀嚼出了一種異趣，不能說美，也不能說醜，好像喫慣了花生糖，忽然喫着杏仁松子之類似地換了口味。但到家的第二天，對牠便感到異樣地厭倦了。

人，終於是人，是無法可想的。

到家的第二天，我請他們遊湖，昨天請他們逛靈隱。這樣使他們有一點勝利似的笑容，纔不至於使我感到十分的歉意。只要用着兒子的錢，無論怎樣用法，他們總得在覺着得到了安慰而外，還有若干虛榮的快樂：他們的兒子是在哄孩子似地哄着他們。

這兩天逛西湖逛膩了，牠（似應作她）雖美，但顯得小氣。

我說：“西湖只是秀麗，那及得X都的雄壯偉大。”

老人對我的話不贊一詞，他們也許知道我又

厭棄杭州了吧。杭州確是淺薄透頂了的，我走着三元坊之類的街道時，幾乎使我喘不過氣來。要久住在這裏我定得死。但是還有得救的，我明天就得回X都去了，一想到，我便感到小學生於大考終了，就得放寒假時似的快活，雖然X都之淺薄更甚於杭州。

明天要走了，我像人們將回故鄉似地感到了一種什麼，（這“什麼，”我可想不出牠是什麼）。在最後一頓晚餐時，我便到隔壁去叫了兩斤所謂花雕和幾色菜。又想要償還前天父親叫酒菜的錢，便悄悄地放一張五元票子在母親桌上。

“桌上的五塊錢是你的麼？”娘問父親。

“不是啊。”

“可是你的？”又問我。

“唔？唔。”

“收起來罷。”

答應着，但我並不動。

晚飯是一餐快活的晚飯。他們是忘記了一切，忘記了過去的苦惱，忘記了明天的分離，只有歡笑和瑣談，掩住着他們的多愁的心。

飯後我和父親交換着說笑話。在這之中，即使是句並不可笑的話，母親却也驕恣似地笑着。

匆匆的三天半。明日我依然將我空洞的心帶回X都去。

鐘打十點。

明日趕早車，今夜得早點睡。

廿三夜

韋：

又是X都！

三天半，那個三天半簡直是倦夢：夢中不見得

怎樣快樂，夢醒後也不見得怎樣悵悵，什麼都沒有，我的心只像枯井似地空洞着。

那天早晨的走，我一直不曾看娘的臉，我怕她淌淚。

爹說，“我送你。”

我勸阻住他了。

“這裏的五塊錢收起來呀，”母親說。

“唔，放在這裏好了。”

“這是付的旅館錢，”父親笑着。

“旅館錢？”——“旅館？那就旅館罷。……”

他們送我到大大門口。他們再三叮囑我要多寫信。

“沒有話寫，可以寫明信片，好叫人放心，”娘說。

父親問：“你到S埠就攔不呢？”

“我想不。”

“那不要坐夜車麼？”

“你別常騎馬，就是騎也莫太跑快了，”老太太說。“吳三哥不是從馬上跌下來，跌斷了骨頭麼。”

“不一定要坐夜車吧，下午那班車是可以趕得上的。”又答娘的話，“唔，少騎就是。”

“你如果晚上睡不着覺，”母親說，“你可以在睡之前喝一杯涼開水，我試驗過，非常之靈。”

“我不是睡不着覺，不過睡得寡，變成習慣了，其實一上牀就睡覺的。”

“那你要一點睡，睡得夜深是很傷神的。”

我答應了，一面緩着步向前走。

“要常寫信哪，爹又囑咐。”

“我知道。”

“不錯，”娘記了一件什麼事，“大便常不通，你可以在早晨喫點水果。喫瀉藥是要瀉虧身體的。”

“我是從不喫瀉藥的。”

母親一隻手頂在牆上，支住身子。父親的兩手筒在袖子裏。

因為是聽他們說話，我就回過身子來的，但他們還是不進去，我便倒退着走了。

“進去罷，”我叫道。

“再會，祝你平安，”父親微笑着。

娘微笑着點頭。他們的微笑是很勉強的。轉彎。

將轉彎時我又叫了一句，“進去罷。”

這回可真地轉彎了。

“啊，知道什麼時候再回來，這長了翅膀的！”這句話當然在他們心裏迴旋着，只是不曾流出口裏來。

叫了洋車，我一面跨上去，一面想，他們進到屋子裏說些什麼呢，也許母親又在重複着那句話了：“不知爲什麼，如今的年青人都不想家。”他們

定得失去了一件什麼似地感到空虛吧：可不是，他們不會捉到他們的兒子！……

提緊了小皮箱，擠上火車，車一動，杭州向我退去。我心裏馬上又空洞了起來，又什麼思想都沒有了，只凝視着窗外的旋轉着的田野，靜靜地看着車中一個個古怪的臉。在杭州時藏着的煙捲，又復瀟灑地使我口裏噴出白煙。

車到X都時，使我莫名其妙地感到高興了。

不知怎麼，一離家，我那兩位可憐的老人的印象，便在腦裏由淡而無了。一點也不含糊，這是一個夢！

矛盾神經使我對家裏……

紙完了，不寫了。總之，伙計，我們還是努力贖身罷。——這是最後的一句話。

……祝你早早贖出！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

復

報 復

I

“黃先生，卜小姊打電話來過了。”

“她怎麼說？”這位黃先生的聲音有點急促。

“她叫您到公園去，她等着您哩，”夥計說着，
隱隱地在裝鬼臉。

“中央公園？”

“中央公園。”

“電話是公園裏打來的麼？”

“是的。”

本在解着夾大衣的扣子的，他又將牠們扣上了。

“可要開房門？”那夥計隨手在牆上拿下一把鑰匙，十幾把鑰匙掛在壁上，嶄齊地，像一排步兵。

稍爲躊躇了一下之後：“不用開了。”

他又下了樓，走出這飯店。走得像蝸牛那麼慢，頭低着，像在想什麼。想什麼：他自己不知道。他似乎有許多思想，在跑着叫着，在攪亂他的心緒。但同時又覺得是，什麼也不會想，他心空洞着。

出門向東，出了西河沿東口到大街上，忽然發現了到那裏去的問題。他的所以要出來是一個簡單透了的原因：飯店裏無聊。可是沒有想到要向那方走。中央公園，自然不去的，好像因為是她約他，去了似乎是示弱。也許還有其牠的原因，這可不是

他所能理解的東西了。

路上稍爲刮一點風，不大，但是將灰土騰起來的力量是有的。在北京，即使像前門外那麼光滑的柏油路，也不能不說牠就沒有土，只要汽車牛般叫着過去，屁股後便是一條揚起來的灰，像是在騰雲，所以如今雖在掌平的柏油路上刮着小得古怪的風，也是叫人難受。他拿出手絹來擋着鼻和嘴，手絹上是有紫色花紋的。望南走，又向西轉灣。他自己不會意識到他是在走路，他的神經被回憶弄得很緊張的了。

他想到她，所謂卜小姐。

拿一根線，將往事，將最近的結果穿了起來，是一齣滑稽透了的劇，劇裏，小卜是扮演着一個糊塗的主角。——‘小卜’，不是他和趙對她用的第三人稱麼。

“趙，小卜，多可笑！”

最可笑的却是趙，他簡直從來沒有瞧見過女人。去年到此地來，特爲小卜而來的來，同來的是趙。他和她的狂熱，和她的性的行爲，瞧見的是趙。女人在狂熱裏，是有革命者似的“大無畏精神”的，所以她即使在第一次認識的趙面前，她敢旁若無人地坐到他腿上，親嘴，摸索，雖然據說她是對任何人都秘密着。

那次是，也是在這家飯店裏，他和小卜和趙，喫飯，說“閒話，”到了十一點。

她瞧瞧她長方形的手表。

“噲，十一點了，校門無論如何是關了。”

“那你不用回去吧，”他說。

女的很乾脆地就點頭。

睡法是，兩個男人併成一床，撥出那張床給女的。

清早，趙忽然發現床上少了一個人。從那女人

床上聽出來了他的聲音。

趙下一種開玩笑的警告：

“Ahur。”

“對不起了，老趙。”

接着是女的勝利的笑聲。

“噢，沒關係，沒關係。”

第二天在到天津去的車上，趙說小卜“蕩。”趙是大驚小怪着，同時又和那般沒接觸過女人的男子一樣，對小卜起了一種欽佩，甚至于可以說有點迷信。口裏是當然聽他愛怎麼說便怎麼說。對他呢是，當然，五成羨豔，五成嫉妬。

而——一個可好怕的“而，”而結果，老天爺纔能預料，她和趙訂婚！

“和趙訂婚，哈哈，”他在肚子裏笑着。

笑是笑着，但有點勉強：不說什麼被遺棄的悲哀之類，而不快總是有的。這或者因為是，是她遺

棄他，一則；二呢時間似乎太快了。他到南方去的一向，先當然甜蜜地通着信，忽然，差不多只有十多天，這十多天她沒有信給他之後，她來了一封要求他給她自由的信，因為她要到國外去求學。所謂求學，是剛斷了奶的孩子都知道是扯謊的。他是最了解女性的人，他知道她是丟了他，她找着另一個男子了。以後纔探聽出那另一個男子就是一直不曾接觸過女人的那男子，趙。

他想到了：一定是他到南方去的一向，趙在北京時，對她拚命地用着手段，纔結出這滑稽的果的。女人們不一定要壞，不一定要對她先生起什麼惡感，在沒有男人的當兒，一經別人的誘惑，多少是有點兒傾向。小卜當然跳不出這圈子，而且她性安慰的要求比別人強烈，或者可以說，她整個的生命只有在這種要求裏表現出力來，故此趙那麼容易上手。趙是個老實人，有時女人歡喜老實人的。

他將自己和趙比一下，趙什麼都不及他，就是比他忠厚。

在人本位上說來，小卜沒有什麼罪惡。趙呢，趙也一樣，因為他怪可憐的：他從沒有瞧見過女人。

但是他憤怒：他想報復。他回到天津的一個月後，接到她一封信，請他瞧他們死去的愛的面上，千萬到北京去一趟：她有話要跟他說，趁她未婚夫不在北京的時候。他立刻便來了，而且準備了武器，認定了復仇的對象。

他摸索到未來的勝利了。可是像非意識似地，他還嘆了一口氣。

II

他不是一個大學生，也不是個詩人之類，他只

是一個二十七八歲，在社會上混過幾年的男子。因為究竟經過幾年學校生活，所以對現在出的一些新書和刊物，都曾注意過的。至於外表，他可很有吸引女人的相當的力。說話說得怪溫和，並且在說話之前，要先在肚子裏推敲每一個字眼，每一句句子，使說出的話中聽。要是第一次聽見他，你也許會疑心他是個哲學者。修飾是想盡方法來講究的，衣裳都熨得光光地，每一條摺紋都像船頭似地尖而光燙。頭髮披到了額子上，耳朵前面留着蓬鬆的兩鬢，一見使你會想起一個藝術家來的。兩頰帶玫瑰色，在北京很少見，眼睛因為是雙眼皮，顯得很有媚態。總之，他是個美男子，差的只是皮膚不十分嬌嫩。

雖然已將三十，他可還沒有太太，可是也不想結婚。愛過的女人却不少，有幾個是同住過的，結果都是，也沒有起什麼衝突，也沒有怎麼樣，像極

其自然地，彼此都丟手了。有一個甚至于養了一個女孩子，而那孩子的娘終於跟別人結了婚，孩子的下落是，他一點不知道，也不想到要問起過。這，不能說他丟別人，也不能說別人丟他。他不恨，也不留戀那些女人。他和女人周旋就只不過是周旋，他永遠不會想到要對方負什麼責。但是又不能說他是不愛女人，也不能說是他想欺騙她門。實實在在，他是富于情感的，在那所謂愛的生活的過程中，隨時會使他的神經跳動，甚至於有時爲了個把女人能令他整個的人都起了變態。

小卜的遺棄他就叫他難受，這回。

他嘴緊緊閉着，因爲閉得太緊了，看來是一個惡形。

他向南走，又向西轉灣，進了青雲閣。

青雲閣裏黑得一古廟似地。人很少，擺攤子的老板們在打盹，一個賣畫片的拿一本大鼓詞在哼，

像春天無聊的長日裏聽蜜蜂叫。舊書攤裏的書陳尸似地在黯淡的書架上躺着。這些的一切，似乎在象徵着他內心的什麼。

無意識地上了樓，上到最高一層樓，他走進那茶館。

揀一個座子坐下了：一個人叫一壺茶，一個人佔了一張桌，一個人躺在椅上，一個人。……他忽然感到了寂寞。

“寂寞！”

意思是很明顯的，有女人自然不會有這樣的感覺。他幾乎不能一刻沒有女人。女人，不一定要和他睡覺，不一定要怎樣，只和女人一接觸你就似乎能得到一點什麼，無論靈的，無論肉的。現在，隨他自己怎樣辯解，怎樣安慰自己，而他現在被遺棄，現在沒有女人，總之是事實。然而——

“然而像小卜這樣的女人我甯可沒有。”

自己又下註腳：

“小卜是帶着虛榮的本能長大的，本來虛榮是人類裏少不了的東西，沒有了牠，也許社會不會進化，可是她，這小卜，特別發展得強烈，而且是怪可笑，怪幼稚地用了出來。這樣她便變成個淺薄的東西了。淺薄，她那樁不淺薄：一個中學生，一個有錢人的小姐，一個江南人，什麼都不知道。只一件好，是她善于使用男女中狂熱的時間，如此而已。除此之外，零，一個零。”

他還僥倖似地對自己說：

“弄了一個像小卜這樣的人釘着你是不得了的，對不起，現在這担子要請趙先生担上了。”

他是將他自剖成兩個人，來安慰自己，來弛緩自己緊張了的神經，並拿出幾萬條充分的理由來正確地證明自己不應當愛那個小卜。

但是胸部不舒服，像有什麼壓着，肚子也像有

什麼梗着。他難受。據他想，難受只是難受，偶然的事，決不因爲那女人之故而有不快之感。同時他的這些話又被自己懷疑：說不因小卜而難受，但那女人的印象的的確確在擾亂着他；即使你自己對自己很有理很巧妙地解說這回愛的被遺棄是幸福，可是憤怒仍然是有的，而類乎悲哀的東西也似乎帶着二三成。他感覺着頭腦子很重，又像懸着似的，如女太太們的錢袋 他很驚異他自己的變態。

像是累了，他吸了一口長氣，肺裏張得滿滿地。他再吸，吸得不能再吸；可是他總覺得還沒吸足，似乎胸間有一條布條子束緊了。他拍拍胸。

……

“夥計，一碟兒蘿蔔餅，夥計！”好像喊出這句話之後輕鬆了點兒。

喝茶的人漸多了，屋子裡盡是烟霧，和嘈雜的談笑聲。

喫了蘿蔔餅，怕有人捉他似地，馬上逃開了這裏。

III

大概是五點還差幾分的時候，他房門外有一個女人聲音和夥計說話。

“黃先生在家麼？”

聽，不就是她麼。

他全身的肌肉似乎跳動了一下。他可不去開門，而靜待着房門慢慢地向外開。像在開幕布，那女人在門的開處，現出小半身，半身，大半身，全身，全身出現了。——

那女人。

將近一年沒看見，她的樣子不會變，只裝束變了。臉上是冷酷的表情，雖然是在應酬似地微笑

着。她這種難堪的臉子是他從不曾瞧見過的。

“我們久不見了，”女的說。她將門帶關。

他很鎮靜地：“是的，久不見了。你好？”

說着伸出手來握着她的。

“你可知道，”他說，“在這幾個月裏是經過了
很多曲折，出了許多新聞。……”

“可不是，”她很快地說，接着將被握的手抽回
收到自己的袋裏。‘我有許多話要對你說哩。’

霎時的靜默中，他想，這些話全是她先安排好
的。

她說：“我請你來是因為有話跟你說，我自己
因為家庭的關係走不開，所以只得請你到北京來。
我剛纔請你到公園去，儘等你不來，我只有跑到這
兒來找你了。”

“有話你坐下來說罷，”他將靠壁的椅子拉開
一點。

“別客氣，我馬上就得走的，”她說時嘴唇的兩角往下彎。

他沒有言語，只等她開口。

她繼續着說，挑戰地：“要說的話還是那句老話，就是請求你放還我的自由。……”

男的笑了一下。

“你的自由？”

“我的自由？”女的抗聲地。

他說：

“幹麼叫‘我’放還‘你’的自由？人的自由都在他自己身上，誰也搶不去，不過看各人會不會使用。你的自由幹麼要我放還？你的自由在你手裏，要求學就求學，要訂婚就訂婚，尋上別的男人就尋上別的男人，干我屁事。放還你的自由？”

“噲，請你別儘發議論，”她拚命地鎮靜着；瞧了瞧手錶，還是去年那個長方形的手錶。“我還有

事哩，我只能夠談十分鐘。我們說點兒事實罷，好不好。”

“不是我請你過來的呀，小姐。我也希望能夠在十分鐘談了，可是事實也許辦不到，要說的話多着哩。請坐罷，別太性急了。”

還給她倒一杯茶。他的舉動似乎帶着嬉戲。

“勞駕，我不喝茶，”她臉冷得像冰奇冷。“我們還是具體地說幾句罷。”

“具體的，當然是具體的。請你先說罷，你說了，我還有話說。你說。”

“我說的還是那句老話，只有一句，只看你答不答應就得了，”她威迫地說，似乎還有強有力的後盾。

女的這種樣子使他憤怒，他很想發作一下，但又覺得現在不是時候。他拚命地將怒氣關在肚子裏。

“你說你的自由，是不是。可是這話太空泛了，小姐。‘我們還是具體地說幾句罷’，你的自由在你身上，你和趙的訂婚，管得着麼。”

一個霹靂。她臉色一點兒變了。她驚異他爲什麼已知道她和趙的訂婚。

“你……。”

“我怎麼？……你不坐我却要坐了，”他坐到一張椅上。

“我們的確訂婚了；訂婚了，怎樣。我要求你給還我自由，就是請求你破壞我們。”

“笑話，我幹麼要破壞‘你們’。”

那個却不聽見他的話似地還一口氣說下去：“並且還要請你對他保證，保證我……。”

“保證？這辦不到。”

男的站了起來。導火線大概是點着了，一個不可避免的衝突是要起了。他想不到是怎樣一個結局。

天知道，也許是個悲慘的結局吧，因為現在雙方都在不讓步的嚴重形式中。但是無論怎樣的一個結局，勝利總是他包定了的。

女的張大着眼望他。

他說：“你們的事要我保證？太滑稽了吧。即使我能保證，我也不會做這傻瓜：我去保證一個遺棄我的女人，我去保證一個負心的女人？”

他手握着拳，全身的血在沸，但外面很鎮靜。

那一個神經緊張到了極度，再碰一下就會破了，這所謂‘破’，是說哭。

反攻却要反攻的：“是啊，負心的女人。不知是誰，害得一個女人找不着她的男人，一個小孩認不得父親。”

“不知底細的人就別胡說霸道，”這幾句是他隨意說出來的，他自己也知道說得不大高明。“可是你知道這幾個月裏的故事麼：一個愛你的男子，

一個可以給你愛的男子，你丟了他，你遺棄了他的愛，却去尋上一個不能愛的，一個沒愛的可能的。

“這是怎麼說？”

“怎麼說，是說姓趙的！這姓趙的你沒愛他的可能。”

“怎麼，我愛上誰就愛上誰，什麼可能不可能。”

“小姐，您怎那麼肝火旺。你完全弄錯我的意思了。我說不可能不是說別人不許你們愛，你們愛你們的，你們訂婚你們的，誰還管得着。我說的不可能是爲你設想——爲你！爲你的幸福，的前途，爲你的終身，萬不該愛這姓趙的。我是說，你愛上他，你要有不幸。知道麼，不幸！”

這幾句話有點動搖了她。

他續着說：“你知道趙是個什麼人麼？”

似乎是等着她回答，但她不。他又續續下去。

“你知道趙是個什麼人麼，你了解他的思想麼，你了解他的態度麼？”他停了一下。“我和他做了兩年多的朋友，我很知道他點兒。你知道他，他完全是舊禮教的環境裏長大的，他雖然在外面混了幾年，薰染了些別的思想，可是他一切思想還建築在禮教上。他對於貞操看得特別重，貞操！他自己到現在都好好地保持着他的童貞，他一直是個童男，他對於結婚的形式也重視到十二分。這樣一個人。你，你和他訂婚？你是個什麼人？他一時的狂熱，一時的需要，他愛上了你，他和你定情，你的‘終身大事’算解決了麼，他就算你是他的所謂永久的伴侶了麼？”

像是讀熟了背出來的這些話，使女的全身都顛了。她未婚夫的弱點已被他戳穿，而這些弱點的存在又確是事實，她是知道的，所沒有想到的是，這些弱點和她的幸福的關係，她不會知道那人

的弱點會那麼厲害地影響到她的幸福，她的前途。她的淚水開始站在眼眶上。

那個還將他預備好的話一氣背下去。

“你我的關係他全知道，不但知道，而且很熟悉，不但熟悉，而且他親眼瞧見。一般青年男女，到他們的戀愛已經失去了莊嚴的時候，隨時隨地可以有接吻以上的行爲的。去年是不是我和你當了你未婚夫的面互相擁抱，互相摸索的，是不是當了他的面我們就有性的行爲的。我和他第二天上了車，他就說你蕩，他當然是對你的這些狂熱的行爲起了反感。他和你訂婚是他一時的熱情，一個人在那個時候，是什麼理智都要躲避的，他未經考慮一下就和你訂婚了。可是這是一時的，你記着，這是一時的，過後，熱情一冷了下去，他會覺得他自己滑稽，他會翻悔。你們的訂婚是有你家庭參加一半意見的，要是你未婚夫翻悔，你想想，你的家庭，你

那嚴厲的家庭。”

停了一下。

“即使你和他結了婚 你就算幸福了麼？他知道你是個什麼人，他知道你的過去，他。你會一輩子給他一個話柄，你會一輩子都給他吃住，他以後永遠輕蔑你，侮辱你。你掉在這海裏，沒人救，沒人撈，你在水裏沉浮着瞧不見邊。就是這麼着，一直要到你死，你死纔能結束你的不幸。你呀，千萬個男子你可以愛他，全世界的男子你都可以愛他，你就是不能愛趙，趙，你的未婚夫，你就只能愛趙。”

幾句話像個什麼魔鬼，很有力地打中了她的要害。一個無底的不幸很快地墮在她眼前，叫她去受。面前呢，面前是個她遺棄了的男子，他幸災樂禍地嘲笑着她。他是她的仇人，但這仇人咀咒式的預言是句句要實現的。她臉色灰敗，一屁股倒在那

張他移出來的椅上，像有一種受不慣的異樣溫度的氣通過了全身。她哭了起來。

那幸災樂禍的人還說下去，他像要在得到一點勝利時，趁勢再攻，可以使敵人全軍覆沒。

他臉色緊張着說：

“你以爲丟了我以爲得計麼？依傍了未婚夫，你就像強了起來似的，你想你那姓趙的可以做你的盾麼？瞧瞧，你剛進來的那個勁兒！你以爲抓住了我一個弱點便好威迫我麼，你憑着什麼威迫我？我什麼不怕，我隨時可以將你我的事公開，將我們的故事對你家庭宣布，告訴他們，‘你們的女兒早已不是一個處女，’我要告訴他們你我的歷史：我反正是個男子，不在乎。我要叫你家庭知道你已失去了處女的貞操，我還要社會上的人知道你是個貪心的女人。我要是宣布了，你還能做人麼，你！”

她完全失敗了，她想不到他有這麼一着。如果

他真照他所說的幹起來，那她的青春，她的前途，她的人的地位，全被他摧殘盡了。他隨手就可以推她到坑裏去，一個無底的坑，黑的坑，被推下去，別想起來，連掙扎，呼籲都是無用的。而這坑就在面前！老天爺，太慘了吧，有史以來的慘！她會在極度的不幸裏呻吟一輩子，直到死。……一個悲劇的想像使她神經起了極度的變態：她自己不知道這變態是什麼性質，只是這使她暈了一下，眼發一陣花，正在這時，她便被狂瘋抓住了。她差不多沒有了知覺，沒有了意識，一種超人類的力使她跳起來，向窗口奔去。

“我死，我死，我只有死！”

那男子一把拖住女的。

“你別在我這兒死！”

如果她的神經是常態，她定會輕蔑他：他不當在別人已經受了打擊，頹然倒了之後，再加重大的

攻擊，這種舉動是不大光明的。他雖勝，但終于是可卑的怯弱行爲。甚至於別人急得要跳窗口，他還，“你死別在我這兒死！”

但她現在沒有這麼想。她是，所有的神經全都麻木，但又緊張：臉色變得非常可怕，手冷得像露在冬夜裏的鐵柵欄，她倒到地下，滾着哭着。

那勝利者在旁邊傻瞧着，他有點窘，勝利當然已經勝利，但傷透了：天知道是個什麼結局。儘讓她滾着麼，這女人？這女人簡直瘋了，你叫她這麼滾一年她也幹，她既然會跳窗口，那她什麼事都可以幹的。她顯得太慘了。她臉上是淚水和着地上的灰，那式樣做得很好的夾旗袍當然走了樣子，領上的假翡翠扣子也掉了。這麼沒命地滾着哭着嚷着，像一個痛苦極了的病人臨死，像一個羔羊臨牢的慘叫着求救。其實，這女人是上了他的當：他自己相信他不至對她下辣手，這是他不敢，而且不能；

他自己說這是他不忍，因為對對方加了‘不忍’之類的字樣後，便顯得是整個的勝利了。他‘不忍！’在人本位說來，他不當再去壓迫一個要走到不幸裏去的人，尤其是女人。他覺得他剛纔說的話太過了。他不知所措地站在那裏，有點兒着慌。他無意識地將耳前的頭髮捋到耳後去。他眼裏有淚水，他開始可憐她了。

這樣默了十幾秒鐘。最後，他抱起那女的來，她雖然掙扎着，似乎還想要滾着，可是終于被他抱到了椅上。將她放在椅上，他就放了手，她也安然地在椅上了，因為現在她要是再奔向窗口去，她自己也知道這種舉動就似乎太滑稽。她伏在桌上無可奈何地哭着。

讓她哭了幾分鐘。

“何必呢，何必呢。老哭着幹麼。”

又過了一會兒。

“蕙綢，蕙綢，”他直喊她的名字。

那個還哭着。

“老哭着幹麼。我決不會對你下什麼辣手的，我不過告訴你在在有危機，我對你並沒什麼惡意的。”

他在洗臉架上拿手巾給她：“揩揩罷。”

她接過了。

“洗個臉吧？”他忽然想起了她說。“夥計，打盆臉水。”

IV

洗臉時她還使了‘西蒙蜜’，使了點兒粉，並問他要了梳子將滾亂的髮梳清，她不哭了，安靜地坐在床上。他坐在她旁邊。

他開始用好言安慰她。他說得很動聽，用了細

微的聲音，溫柔地說着，像那時他們相識不久，兩個都甜蜜地說着露骨的暗示的話一樣。他握着她的左手，手上的那隻錶，玻璃已經打碎了，長針已斷了一段，但她沒有發覺。他對她說，他到南方去是爲的她，爲了她，苦苦地奮鬥了幾個月，他懷了一個光明的希望，他預料到將來怪甜蜜的家庭。但是現在……

但是現在他忽然瞧見了自己的錶，牠告訴他已到了喫晚飯的時候。

“時候不早了，我們喫飯吧？”

“我不喫，”女的說。

“多少總得喫點兒。”

他叫夥計開飯，叫了幾樣菜，其中有一樣是她愛喫的芙蓉鷄片。他忽然瞧見地上的一粒綠色扣子，他給拾起來。

“掉了扣子了吧？”

在自己旗袍上找着掉扣子的地方，同時他就看出是領扣。他給她裝，她頭仰着。他的那種柔情是趙所不及，而且在種種事件上，也表顯得比趙高明。他言語的漂亮也是趙所不及的。他說他到如今還是愛着她，更其愛得厲害，所以對她報復得也厲害，可是，他又聲明，可是他並不懷惡意，也無所謂幸災樂禍的念頭。他要永遠給她援助。

在他弄好扣子之後，趁她頭還在仰着，他臉俯下去挨近……。

“我還是愛着你的，我！”他又補一句。

於是他嘴唇攢着貼到她嘴上去。她不拒絕，可也不像從前一樣攢起嘴唇來接他的。她似乎只在說：“我知道你還愛我。”她感激他。並且她在勝利者那裏討安慰，還覺着光榮。她覺得他是世界上第一個可愛的人，無論那方面。但她淚水又淌了，他的，也流了出來，他是多情的。他又坐到她旁邊去，

手挽着她的腰，女的索性伏到他胸口哭了。

他撫 她的頭。

“你真是個孩子，哭有什麼用，什麼事都像人沒生下地來便給安排定了似的。我們的命裏有魔鬼。我到南方去我是做着夢的，”說着，順手將放在枕邊的皮包拿過來，從中取出一個摺子，他叫她瞧。這是一個銀行的摺子，淨存一欄上，七千五百二十三元。外面是他的筆迹：爲蕙綢存。“我弄到了幾個錢，我想在你家的附近，譬如南池子這種地方，買一所小小的房子。我還可以找一點小事幹幹，等那姓李的到了天津，我還可以有一筆冤枉錢。我以為這夢做是做得甜蜜，實現却很可能的。我萬料不到你有這麼一着。……”

女的哭得更厲害些。

“什麼都完了，什麼都完了！”

這回他給她揩淚，是他從她口袋掏出手絹來

給她措的。

“命運戲弄我們，哭又什麼用呢。你放心，趙那裏我要給你說話，我要使他敬重你。”

他又說了許多話，說到她不哭纔止。她揩乾了淚水，兩人方切實地討論，要挽救這不幸的未來於萬一。

“我們定得想個什麼法子對付他，”她要求他。

他想：他完全勝利了。

他說：“當然，我有法子，你放心，我有法子叫他永遠愛你，叫他不能對你有一點兒輕蔑的念頭，叫他不能拿什麼藉口來侮辱你。他翻悔，有我！我永遠給你援助。”

用過晚飯以後，她有說有笑了。她覺得他是個寬容的俠客，他們又回到以前似的狂熱生活，不過意義是不同的：女的是一種報酬，男的是一個報復。

談到十一點。

“唷，十一點了。不能回家了，怎麼辦呢？”

其實她沒有問的意思，嚴括地說，不能加‘？’。

“在這兒睡得了，”他很乾脆地。

“可是這是我倆的最後一夜了，”她向他笑。即刻又說：“可不能讓誰知道，不能讓第三個人知道。要是給別人知道今天我來找你，晚上不走，那可要糟糕的。尤其是我家裏，要是透了點風，就不得了。‘他’那裏更不能給他知道一點影子。”

“當然。”

女的這最後的一夜是爲酬報他，酬報他的愛，酬報他的寬容，他的所謂俠義心腸

男的這樣想：

“我要是在今晚丟一個兒子進去，那多痛快！”

從空虛到充實

I

夜深着。

兩輛洋車拖着他們兩個轉灣向南池子。“往北，”車夫照例懶懶地喊了一句，雖然路上再沒有什麼車輛和行人。街道是死般寂寞，甚至于寂寞到——

“連賣桂花元宵的都沒有了，”有一個說。

可是月亮是有的，不過不圓，冰冷的光照得大地成灰色。街 躲着一個巡警，對他們獵犬似地注意着：看他們可是什麼“亂黨”。但放心他們不相干，他 只是從前門外狂熱的世界裏走來的朋友。

一點不錯，他們是的。酒精和人肉還使他們有餘醺，鼻子裏噴出着刺人的酒味。

“荆野，”坐在前 輛的叫着，“荆野，荆野。”

“呃？”

“那個什麼，那個，就是 Baudelaire 詩裏常見的那個，你常抽麼？”

“那個什麼？”

“就是有麻醉性的那個。”

“唔，”所謂那個荆野知道了。“不常抽。怎麼？”

“沒有怎麼，不過隨便問問。”

荆野有點臉熱，因為他知道他朋友問這句話時候一定是裝着憐憫的臉嘴的，他怕的是別人可

憐他。

他自己解嘲地說了一句，“人終是可憐的。”

那個沒有答腔，只用鼻子應了一聲。

兩輛車子差不多是並走着的了。

“這一向你瞧見戈平沒有？”

“沒有，還是前天，也許是大前天吧，他那個，他到我那裏去的，以後就什麼，就沒有看見他了。”

“是前天，那天我也在你那裏。”

“對了，你也在那裏，他什麼，他很批評了你幾句。”

“可不是麼，他見了鬼地說了一大堆烏話。”

“最後他還什麼，勸你將生活方式改變一下子。”

“他是個忘八蛋，”荆野玩笑地。“他完全不認識我，他對我誤解得厲害，咱姓李的不能承受他的勸告。”

停了一會。

“他甚至于說我似乎要努力去找 *Décadence*。‘努力’，找 *Décadence* 也要努力，真夠滑稽的了。還說什麼道德不道德，什麼人類的病症，什麼什麼，他姓戈的瞧得我那麼淺薄！”

“那也不是，”那個將圍到了嘴上的圍巾扯緊一點，發出的聲音像隔了座牆。“他是很什麼的，他很……，他的思想是以全人類做出發點的，他那個，他站在社會的觀點上來看一切，所以他將頹廢看做那個，看做一種病態。他以為那什麼，他說頹廢是上世紀末的病，不是現代的，一個現代的人不該去摹仿他們。一摹仿就似乎很那個了，很不道德了。”

“摹仿催鳥，摹仿！”荆野很有勁地，“我並不是想學時髦，也不是爲了什麼科學萬能不萬能的這些鳥題目，我沒大題目。人是人，人就不能夠知道

自己的行爲，一切行爲都是 Spontaneous 的，不能要怎樣生活便怎樣生活着。生活的方式各有不同，也不能說那種道德，那種不道德。”

“不是，他所謂道德不是什麼，不是在生活的本身上估定的。他說那個，他說一個現代人，不應當將人類中已消滅了病症復發。”

“那我知道。”

“其實戈平比你我都強，無論什麼，無論意志，無論什麼。他行爲上，意識上，都很什麼，都帶着集團性的。他沒有個人，他是替人類做人。我們應當那個，應當認識他的人格。”

“當然，在所謂人本位說來，我對他當然沒什麼異詞的，”他隨意附和着。

沈默在這裏躺了分多鐘。

“老惠，”荆野叫。“戈平真有勁。”

那個不經意地用鼻子應了一聲。

“那鳥勁真夠瞧的，”荆野大聲地。“瞧見那鳥勁我就想起那哥薩克人 Taras Bulba 了。”

“那你什麼，你有點比擬得不倫不類，”那個反對着。“你似乎看得他太淺薄了。你那個，你將一切都看作很可笑，很滑稽，覺得人類都什麼，都淺薄，那是你的錯誤。他勁是有的，但不像……。”

隔了一會又繼續着下去：

“他惟其站在集團的立場上，所以他以為所有的人都什麼，都應當和他的思想一致，像他一樣。這是他的錯誤。我以為什麼，我以為人終于是人，不是機械，人是各有各的思想，態度，別人絕對不能勉強他那個，勉強改易的，除非他自己要改易。戈平要人類一律，那是他的錯誤。但是那個，但是他的錯誤，我們得原諒他，因為這是根據‘他’的一種思想的。……”

荆野有點不耐煩了，嘲笑地說：

“咱們老惠真是個偉大的雄辯家！你勝了，伙計！”

II

荆野回到他的公寓，已經打過兩點。

頭還有點昏。腿子其實是站得穩的，但像是故意似地，身子老要倒。他摸着火柴點了燈，燈光刺得他眼難受，像有無數的光芒向外直射；燈心看來似乎不止一個，像個所謂朦朧的月：他眼花了。燈光雖然刺着人眼，可是射不到一尺以外的地方。冷了的泥爐，破書架，不掛帳的床，甚至于隔得很近很近的牆上的兩三張畫片，都像在可怕的黑霧裏，不用說，一切都黯澹，都空虛。燈光下的紙張，書，還有那面鏡子，都堆着一層灰，似乎一年半沒有住過人。這一切，使他們主人感到要嘔了，厭倦得

要嘔。

他一手搖開桌上零碎的東西。他看到了鏡子。鏡中的影子是穿過一層灰土反射出的，模糊得像黃昏時的陰影，可是他那張酒後微紅着的臉子是毫不客氣地照了出來。紅是不調和的紅，怪可怕，似乎是在蒼白的死人臉上塗着層胭脂。眼也紅，紅得眼白眼黑都不大分明了。他打了一個寒噤，他覺得自己在見了一個所謂魔鬼着。

用了一種可笑的慌亂手脚，他拖一本書掩着鏡子。

“我醉了麼？”自己問。

“不是醉，是累了。想睡哩，媽的！”

的確是累得想睡了，他已經像在一半做着夢。老惠還在他耳旁放出吃吃地的聲音，因為口吃，老拿“那個”“什麼”做緩衝。

“戈平很什麼，很……”

戈平，戈平怎麼啦！

吹滅了燈，他躺在床上。

姓戈的是忘八。他不了解他：別人在痛苦中掙扎着，呻吟着，姓戈的却說風涼話。這痛苦一點不含糊是現代人的，而戈平却說：過去的病症，消沒了的病症！……但自己在痛苦着什麼：說不上。勉強地說，許是所謂彷徨的痛苦。但也未必。痛苦是感到幾成的，可是他的所謂頹廢並不是因為感到什麼之故，似乎是，怕生活太平淡，太單調，於是需要一點刺激。——如果在這裏再來一個“但是，”就是，這些行爲終于不是他自己所能理解的。

“不可理解，不可理解，”他本來是想着的，如今像說出聲音來了。“我沒有大題目來解釋我的行爲。

停一會。

“這種生活可太空虛，太消沈了，過不出一點

鳥勁，……我要改變一種方式纔行哪，要改變。……”

他覺得他在對戈平說話了。

戈平問他：

“你也覺得你的生活無聊了麼？”

他有點不高興。

“我幾時說過我的生活有聊，自然是無聊。”

“荆野，你是弱者，”他看見戈平板着臉。“你最容易受外界的影響，就是一點點暗示，你也會起絕大的反應的。我可憐你哩。我勸你改變一下你的所謂生活方式，或者……。”

“我自己也可憐自己哩，我也感到這種生活是媽的怪痛苦，”他無力地說。“我的那位所謂表哥也這麼勸我着。他們說我在所謂慢性自殺。我要改，要改變，真的。可是變成一種什麼鳥方式纔行呢，天！”

“你彷徨麼？”對方問。

“‘彷徨’？可沒有。”

“那你找到一條路沒有？”對方又問。

他似乎在受審判了，審判者是個不相識的人。

“我，我沒有想到要找一條路，”他瞧着審判者的臉，喃喃地。

“怎麼會使你：麼頹廢？”

“我不知道，”他吐出每個音來都似乎很費力。
“我只照我的衝動，照我的習慣生活。我不知道什麼頹廢不頹廢，跟我的不相信一切的烏的所謂真理一樣。”

“可憐，人生摸索的失敗者！”對方銳利地，幾乎是叫着的了。“你想你這麼着是現代人的痛苦麼，這痛苦可會延長？”

“這是現代一般的痛苦，當然。可是這痛苦不至于延長，到了有一天，換過一個時代，現在的痛

苦便告終。”

“換一個 代？”是一個驚異的問，驚異中似乎還帶幾成譏笑。

“我是說，社會組織的改變。”

“社會組織的改變？那你是個革命者了。乖乖，真瞧不出。”他有點臉熱：革命者是給他留下着一個極討厭，極淺薄的印象的。

“可是革命是極討厭的哩。我不是革命者。”

“那你……。”

“我像在期待着什麼。期待着的來到了，我的真生活便開始，現在的這烏生活只是個Prologue。”

“唷，唷唷唷，‘真生活’！”那個輕蔑地。“可是你期待着些什麼呢？”

“不知道。”

“期待你那所謂另一個時代麼？”

“不知道。”

“期待死?”

“不知道。”

於是那位審判者不再問了，只眼裏充滿了淚水，慢慢走近他，臉上莊嚴得像一個所神，但慈祥。荆野眼睛直注着這走近的人，有點怕，又有點躁。

走得更近。他完全瞧清楚對方的臉了。

忽然，心急跳着，說不出他在用那一類感情，他狂叫起來：

“原來是你麼，綺?”

所謂綺，是去年同居過的女人，同居三四個月，他和她感到這生活的平淡而厭倦了，便很自然地兩下都丟了手。女的後來輟了學回她故鄉，音問不通。

於是他伸長着膀子，抱她，面頰摩着她的面頰，嘴對着她的嘴。

“我需要你的安慰，我需要你的安慰……”他淚水放壩似地直瀉，甚至于哭出聲音來了。他自己都詫異起來，爲什麼有那多的淚。……

夢醒了。可呪地渴。想起來弄點水喝，但一張眼，黑暗得使他怕，便又閉上。

公寓裏各處的鼾聲很清楚，很勻地散佈着。月亮被雲擋着，就是一顆星也找不着了。

III

早起就刮着風，那風勁，簡直打算將整個北京捲跑，天上密密地堆着黑雲，令人氣都喘不過來。

荆野先生知道刮風，一醒便喊夥計生爐子，但自己躺到十點還不願起床。亂想着一切：他的腦是不大有休息的時候的。他瞧着壁上他一個朋友畫給他的一張畫，配着個不大高明的框子，畫的筆調

在極力摹仿 Beardsley 的，題目是：“時代的象徵”。他當然看不懂，當然；但他那位畫這畫的朋友也沒有加以解釋過，據說解釋出來便沒什麼意味了，雖然他如今看不出這“意味”在那裏。又看到書架上的書，怪可憐地怪拘束地站着，掩着灰，樣子像幾年不曾被攤開過。紙糊的板壁上，水蒸氣給牠弄得斑斑剝剝；印象派詩人會看出這一張張的畫，是大森林，是一座高得無比的高山；或者說是多少武人在戰鬥，在肉搏，也可以。桌上是書和亂紙堆的山，像愛寫堆砌句子的寫的文章，看來像是很豐富的一堆。還有泥爐子。……

“這屋子裏找得出時代麼？”他帶挖苦口吻地想。“‘時代的象徵’哩！”

而他想起他的夢了。現實中實在並不像他在夢中那麼傻：見了所謂綺就比詩人的淚還容易淌地淌了下來，對別人他會那麼老老實實地剖白他

自己，他還會那麼畏縮，那麼怯弱，可憐。其實夢中所剖白的自己未必是真的自己，也許甚至于有點衝突着，他否認他在夢中所現表的他的人格：他自己安慰着自己，說實際上他不像那麼卑怯。他是好勝的，他行爲雖然與他思想正面地衝突着，可是他依然對自己曲解，對自己掩飾，來安慰着自己，雖然有時會有點臉紅。身子弱，但他諱言身子弱，他只說他有神經衰弱的病，因為聽說這種病要算是頂通行的病，差不多是：現代的！

平素他的解釋他現在這生活是：“在咀嚼時代的苦味，”他對朋友們說，據說他是抓住着現代的中心，而在熬受不可免避的痛苦。有刻薄鬼說過是從十九世紀的墟墓裏，掘出幾根枯骨頭，當做所謂現代的寶貝的，他便像被打中要害似地恨着他。但如今，他似乎自己覺得所抓住的並不是個所謂時代的中心了。——

這間象徵着消沈和空虛的屋子，說牠主人是抓住現時代的中心的，怕鬼都不信。

他自己也笑了出來。

桌上的鬧鐘是十一點五分。

想再躺一會，老惠已經推開房門進來。

劈頭第一句：

“AY，太消沈了，”他走近他床邊。“起來起來！”

荆野慢慢地坐起來，披着衣。

“起來幹麼，反正沒點兒鳥事。”

“這樣太那個，太不振作了，”老惠搔搔頭皮，下了場雪。“你應當振作一下。”

床上的人穿着衣，舉動像蝸牛走路般慢。

“夥計：打臉水！其實我也感到這生活的無聊，老是這勁，真難受。可是這種生活……。”

“怎麼，這種生活？”

“我並不是打定主意要過那一種生活，一切生活都由于鳥的 Impulse，自己也莫明其妙。”

“可是什麼，這種生活是痛苦的。”

“當然痛苦，不用說。”正穿着襪的，他停止了他的動作，說一句：“我想我或者因為是抓不到時代的中心，所以使我這麼苦悶的吧。”

但是說了，又覺得自己的話未免太漂亮。的確，老惠也有同樣的感覺：

“這話太漂亮了。”

他熱着臉分辯一句：“我是說我們沒有走上正軌。”

這裏闖來了一個像劇本裏常有的：片刻的靜默。

“但是什麼纔算那個呢，算是現代的呢？”

“媽的天知道。”

“每一種人都以為他們自己是時代的哩。…”

“老惠掐出一支煙捲點着。“現代裏面只有那個，只有矛盾。我說 Modern 這個字應當譯作那什麼，譯作‘矛盾’的。”

可是荆野沒有什麼意見，只穿上襪，套上那條黑色的呢袴，下床洗臉。

“老惠，你的生活比我嚴肅。”

那個不言語，像有所思地，走向荆野，手搭在荆野的肩上。

“有句話，……”低聲地。

“怎麼岔？”驚異地回頭。

“那個，我今早看見戈平，他說那個，他說有許多密探注意他，恐怕有什麼哩，有危險。”

“活他媽該，給他磨了一點兒鋒芒也是好的。”

“他還說，叫你也什麼，叫你小心點。”

“我幹麼也要小心？”

“別嚷。……你和他是那個，是小同鄉，關係非

常之密切，怕別人什麼，怕他們附帶地疑到你哩。’

“沒鳥關係，”雖然這麼說，但小心在跳着了。

他和老惠同出去吃了飯，一個人下午回到屋裏，看見桌上留着一個條子，很吃了一嚇。但驚慌只是一剎那。條子是他表哥的：

“走訪不遇，明日下午請過我處，有事面談。

翔留”

IV

第二天的五點鐘，天還沒有大亮，一大堆憲兵巡警擁進了他們的公寓：檢查。

刀子，皮鞋，說話，那些嘈雜的聲音吵醒了荆野。他驚慌地坐了起來。外面是兵警們和掌櫃的照例的話：

“叫他們在房裏，別怕。”

“AY,是啦。”

“檢查的時候,誰都不許出大門。”

“AY,是啦。”

這樣流利地會話之後,便聽見他們擁進一個人的房。荆野慢慢地披上衣。他瞧着屋子的上下四方,似乎看可有有“嫌疑”的物件和書籍。當然沒有,這是包定了的。可是隱隱地老有點害怕:這也許是由老惠轉達的戈平好意的那警告在發酵,他好像一聽見吵聲,就感到一種類乎預兆的東西,戈平也許已經……。

想努力地將驚恐壓下去,他寬心地說了一句:
“管他娘,不在乎的。”

他聽見他們又進了一間房。一會,又進了不知那一間房。有時似乎出了什麼亂子,像誰在辯白什麼似的。他拚命地聽,可是聽不見是什麼,像是並沒出什麼事,他們又到第二間屋子。他們大概查出

什麼東西了，許多人同時說着話，最後有人叫“帶他去！”

……不知經過了幾分鐘，他們走向他這屋子了。

掌櫃的帶着他們向這邊走近，一步一步。

他突然感到快要破裂的緊張。他知道這次的查公寓比以前幾次嚴重，被“帶”去的可能特別多。可是他們更走近了。

再幾步，掌櫃的已經到了他房門外。

“這兒是李先生李荆野住的，也是個‘先生們’。”

跟着這句話，一個像軍官裝束的進了房，他後面，一個着便衣帶皮帽的小個兒，不用問便知是位密探，再後面進來的是幾個兵和巡警。

那位軍官將爛蘋果色的臉上的皺紋全都皺動着。問道：

“你是李荆野？”他像早就知道“李荆野”似地。
荆野點頭。

小個子的便衣探馬上從袋裏掏出一冊彷彿日記本子的東西，破舊得像小學生用過的教科書，翻着。荆野立刻意識到了：這有點糟，他自己的名字也許會莫名其妙地被寫在裏面的。他臉變了色。可是那小人兒翻了他的教科書以後，只湊在那軍官耳邊說了一句話。他說些什麼，似乎白癡都應知道，因為他說着，他眼是不住地向荆野瞟着的。

軍官沈下了他爛蘋果臉。

“姓戈的戈平，你可認識他？”

“不認識，”是他下意識地很快的答，口吻和神情錯亂得可笑。但即刻他知道自己的話說傻了，也像一般人在緊急中想弄點花腔一樣，反而糟。

“冤老子！他‘歸了包錐’的祖宗，搜！”後一句是對他屬下的命令。

一個意料中的小小的混亂便開始。他們查書架上的書，翻抽屜，掀開床的被褥，撕碎糊壁的紙，搜他衣袋，打開一切的盒子，查……。十幾隻人肉的手造成這混亂：緊張，但又滑稽。最後，他們從床下拖出一口皮箱。

“你自己打開，那軍官發命，叫他自己動手。

他用他那有點戰慄的手從袋裏掏出鑰匙。

“開開。”

開開之後，一箱衣。衣上面放着一個小小的東西：皮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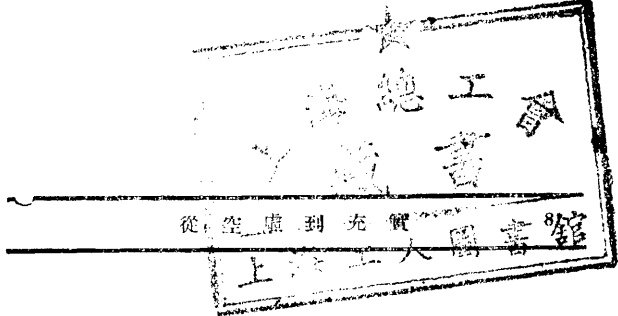
兵警查箱子，軍官拿起皮夾，查皮夾。“查”完，他毫不留戀地交還他，叫他點一點。

“點一點看少了沒。”

“不錯的，”他不數，只手拿着。

“數一數！”

他真數一數，問題是沒有的，只……



“不錯吧，有沒有錯？”軍官接着說。

不開一句口，他將皮夾塞進袋裏。

“錯不錯？”軍官戒迫地。

“不錯。”

箱子的搜查不得什麼要領。那軍官叫他們細上被包，“咱們同去。”

荆野先是怕得戰慄。現在反而不，像兵士遇見了敵人，連怕的時間也沒有了。夥計替他打好鋪蓋。他很客氣地吩咐夥計去通知老惠這亂子。

這樣他失了知覺似地被他們帶走了。

V

一間小得可怕的屋子，只要你兩臂一伸直，可以碰到兩壁。長是稍為長一點。牆上有扇鐵柵欄的窗，不，說是窗，不如說是個洞。對面的牆太高，就

是有這個洞，屋子裏還是黑得夜晚一樣，雖然挖這洞的原意不是爲了光線。大概自從有這建築物以後，太陽就沒有來過，所以雖在乾燥得像所謂沙漠似的北方，這屋子裏還有潮氣。此外是，冷。

荆野先生就在這帶潮氣的地上，鋪着被褥，曲着身子，熬着冷，躺過了兩夜。

兩天來他只吃過一碗黃黑的飯，此外只喝了點水。看守的老總老在外面一上一下地踱，有時裝着一個類乎同情的臉嘴湊到鐵柵欄外張他。他不動，他躺着，整天地。其實他沒睡着，雖然他不動，但他似乎時時在提防着：他怕角落闖出一個像霉透淋克劇中的人物來，或者從鐵柵欄的窗子竊進了誰。他時時幻想也許會有個什麼抓住他，生吞了他去。老是喝醉了似地，眼前幻出許多人和事，像夢，而實在不是夢。有一次那邊在審問人了，審的一問一答，審者粗暴的口氣，被審者微弱的回答，將他

似夢的幻覺裏拖了出來。他想，被審者的生死只有委之于命運。他什麼時候纔能被提出審問呢：那也是命裏註定的。

可是他還躺着，他永遠是躺着的。

在這裏的晝和夜沒有什麼界限，外面的聲音沈寂了下來，可以猜到這或者已經到了應當睡的時候。他於是閉着眼想睡。只一閉眼，身子搖了起來，像懸在高處，隨風飄蕩着：快入了夢了吧，可是忽然，像有人推他打他，不許他睡。一張眼，眼前一片黑。有時他坐起來，而見了鬼的疲倦又使他不得不再躺下。

“怎麼一回事啊，天。我應當鎮靜哩。鎮靜，鎮靜，”他真努力地來鎮靜自己了，喃喃地唸着一個簡單的字眼來想驅走可怕的印象：“鎮靜，鎮靜，鎮靜，鎮靜，……。”

“他們幹麼不來呢，他們？”他忽然想。他的

希望有人來探望他，像一個病人希望任何人的不相干的慰問。於是想到一切在北京的人，同學，朋友，親戚，甚至想到了一個他所認為天字第一號可卑的王姓同學。不說別人，即使這姓王的來探問他，他也許會像嬰兒見到娘似地快活，感激，直到淪出淚水來。

可是兩天兩晚了哩，沒一個來的，——沒一個！

在理是，老惠和他那位表兄，他叫他翔哥的，應當在這幾天裏來探問他，而……。

“而戈平呢，戈平怎樣了？”天知道，也許死了。至少已被關了起來，而……。

而他們將怎樣處置自己呢，——這位荆野。所謂他們者是，隨隨便便就可以定了罪案，綁個把人到天橋去的人們。他幻想着他們裝他在車上，送到天橋。他們‘做’了他。在白天，就得有許多人觀光

自己的腦袋跳出身子，人們便同聲喝采：“好！”怎樣呢：怎樣，於是什麼苦悶，什麼時代，什麼生活，什麼什麼，宇宙和牠所有的一切都破碎，破碎：毀滅。……

一個大的恐怖抓住着他了，他兩手抱着頭。

“天哪，我要鎮靜纔好，要鎮靜，不然馬上就會死了。”

於是像一般人一樣，在無可奈何之中，他求神給他以鎮靜。神給他的還是可咀呪的昏亂。他看見戈平，向他微笑。看見老惠，老惠也被人帶進來了。看見他的娘，哭她兒子。還看見綺。一會他又在他翔哥的父親，他的姑丈面前，跪着求他給他設法，而他嚴厲的姑丈拒絕他；旁邊是那位軍官，不屑的臉嘴瞧着他：他跪向那軍官了。結果，又是他們拖他到天橋。……他大叫了起來，最後看見有個不像人的東西抓住他。……

紛亂地又挨過了一夜。他們吹吃飯的號了，早飯。

真要像他看見的一樣，他姑丈不給他設法，他的確會有被拖到什麼橋去的必然結束的——一個大結束！神，給點鎮靜吧，他以為他的幻覺是一種預兆了哩。

然而到了八點鐘，他便會知道事實上沒這糟，而且還會得到一個極大的安慰的。

八點鐘。

八點鐘，那看守兵和別的幾個人來打開他的門。他仰起緊張的臉瞧着那射進微弱的光的處所。

可是看守兵只冷靜地說一句：“有人接見你。”

他帶着狂跳的心，像要去會所謂愛人一樣，跟着他們到走廊上。

誰呢，他想。

誰呢，木柵欄前：老惠，翔哥，還有一個被稱為

小老頭的同學。

他所有的感情全亂跳，差一點要淌下淚。要不是隔着木柵欄，他會和他們一個個緊緊擁抱一回的。

翔哥叫他安心。姑丈在極力替他設法着，已經寫了一封信給“當局”，還寫了“願以身家性命担保”的這些話，一面找人。“當局”答應了，可是審總得審一回的，這審期是今天下午。至于審是，他告訴他，沒多大道理的，別怕。他又告訴他，他們前昨天都來過了，但他們說因為案情重大，這次被捕的一概不許接見，要不是姑丈疏通，他們恐怕到今天都見不到。最後還是叫他安心。

“要安心哩，明後天就可以出來的，也許就是明天。”

老惠很誠懇地叫他鎮靜，別太自苦。

“你是變得很那個了，很憔悴了。你太什麼，太

那個。太看不開。你自己就可以知道是沒有危險的，即使危險，也要什麼，那什麼，也要……。不是麼？’

小老頭問他裏面的生活，最後還是安慰他。
他們還給他帶來許多吃的；他們是天使。

VI

三位天使走了之後，他回到那間小黑屋子時，他帶進來着六七件東西：光明，生氣，麵包，梨，活潑，鎮靜，罐頭牛肉。

他真鎮靜了。他請那位看守兵給他設法開了那罐頭牛肉，和看守人拉闊天，談話中他恢復了他平時的那股勁。

“吃點兒吧，老總。”

很痛快地吃着牛肉和麵包，他覺得有生以來

沒吃過這麼好吃的東西。喫了半磅麪包，還吃了一個梨。他覺着他少吃了一樣東西：酒。

“可惜他們沒帶給我，不然，夠多痛快。我忘了叫他們明天來的時候帶一瓶來。”

可是這樣的生活也可以滿足：在這兒的生活是比公寓生活充實多了。

他他打算着以後的生活當取種什麼鳥方式。他想：以後的思想也許會變，因為現在就覺得有點變了。

站直起來，他在這三步半長的屋子裏閑步着。

記起先前自己的紛亂，恐怖，甚至於萬不得已地會去求一個所謂神給他一點鎮靜，他自己臉紅了。先爲什麼那麼怕，即使死吧，也不怎麼可怖啊。

“真是所謂痰迷了心竅，媽的！”

他又想這許是一切宗教的起源，他祈了神，而就真會有來三位天使給他鎮靜的巧事的，要是他

稍爲不大高明點，他或者就會依皈一個什麼鳥教了。而這終有點……。他覺得像幹了件可羞的事似地臊着。

翔哥叫他安心，老惠叫他鎮靜。他們也許比他偉大。老惠：真有他的！他是塊橡皮，對於一切都持着硬不硬軟不軟的勁，他的生活也是。他批評一切都是老老實實地批評着的，又客觀，又誠懇，他又肯用着謹慎的方法去找時代的中心。

“可是他也許，”他想，“永遠找不着一個時代的中心吧，因爲他發見現代的中心是鳥的所謂矛盾。”

這間屋子可是時代的？他自己笑了。出獄後，他定得將他的生活努力地使牠充實點，至少須像有獄中生活的充實。……

他有點累了，他坐下來。他想給腦休息一下，等下午的審。于是他躺了下來，閉着眼。

他不有什麼幻覺，所有的印象着的是光明，溫柔，和暖。

睡覺了。他看見他們三個。

VII

不知睡到多少時候，有人叫的聲音震醒了他，比雷還響。

他醒得張大着眼。

叫的聲音還在耳裏臭臭着，似乎在叫這兩個字：“戈！平！”

那邊的人又叫了，的確是這兩字：“戈！平！”

他跳了起來。

這像又要審什麼了：審戈平。他靜靜地聽。一種鐵練子和着足步聲成了那叫聲的回響，大概他被帶來了。

站起來，一步跨到鐵柵欄的窗前，他手無意識地攀着柵欄，貼耳聽。

一點不含糊，確是審問，問姓名，問籍貫，問年齡，問許多照例的話。而又一點不含糊，受審者的確是：戈平。

他們問別的許多話了。聽來，這大概不是第一場審。這戈平。

他疑牠是個幻覺，他問那看守兵：

“現在審着誰？”

看守者底視線注到他眼裏。

“聽說叫戈平，”他傳着神說。“這小子厲害着哩，上次用了刑，他還不招。”

他不再問下去，用了全付精神傾聽那邊的審問。那位看守者瞧了他一會，似乎想再說什麼，但終於用了似乎極小心的脚步，輕輕走了開去。

那邊傳來一個大嗓子說話。

“你不招我也有本事定你罪名的。”

“我沒有可以招的，”戈平的，一點不錯，戈平的，一個不很快的回答。

“搜出這許多證據，你還想怎樣，你想抵賴！”

過了一會纔聽見回答。

“上次我就說過了：高興定我什麼罪 便什麼罪，我沒有別的話了。”

“Nainai—Shung*!”法官低聲咒了-句。“你們的頭兒呢，頭兒住在那裏？”

* Nainai 也許是娘， Shung 待考

“不知道。”

“不知道？我叫你非招不可。”但又轉了和平的口吻：“你要是供出了，咱們也好交代，你也有功的不是？Hey，我說，你只供兩樣就夠了：供出你們的頭兒在那裏，再供出幾個同類的來。”

這滑稽的好話之後再聽不見-聲回答。

“你想想，你幹麼那麼傻，替他們受罪。他們沒什麼好處給你，你還替他們做替死鬼。Hey，你想想，你別糊塗啊。”

又是不答腔。

“不招？”

沒有人說話，沒有人聲，似乎整個宇宙在這一剎那是死地寂靜着。

“不招！”

又來了一陣五六秒鐘的靜默。

一聲響，是皮鞭打在什麼東西上。響不如趕騾的鞭子打得響。而是打在實在的東西上，這東西有點軟，像人的肉。

緊跟着皮鞭子，聽見一聲銳利的叫：不像是痛楚的呼聲，却似乎是，突然受了異樣感覺的驚異的喊，像一個人用熱水洗過了的手，又突然侵到冰水裏去，一聲驚異的喊。被打着的人肉呢，這塊肉大

概陷進去了吧，變成凹凹的一條紅痕，細看，這上面也許印上了皮鞭上的斑紋。血是一定有點沁出來的，血裏怕還混着皮鞭上的別人的血。

接着第二下，第三下，四下，五下，第數不清下。但在第二下以後不再聽見人叫了。他彷彿聽到了打人者的喘氣：一定是被打者的強硬的叫，後來甚至更強硬地忍住不叫，使打的人憤怒了，更使勁抽。拿鞭子的當然希望對方認識自己的威權，而對方竟不。於是先就爽然若失，繼而怒，因為被打者的不呻吟，不呼痛，使打者本能地感到受了一種侮辱的。

戈平怎樣呢：他想像不到，也許閉着眼吧。每一聲響，他似乎便看見人肉上多一條紅痕，一響，一條紅痕，永遠不會算錯的。他聽着戰慄了起來。

……皮鞭不響了。

“招不招?!”又問。

什麼聲音都啞着。

“Nain ni—Saung, 真很好, 瞧我的: 來, 帶去做!”

聽見許多人走路, 吆喝, 鐵練的聲音於是漸漸變小, 漸漸變小, 又什麼都啞着。

他拚命聽, 可是聽不見什麼。聽不見叫, 聽不見有人說話。

什麼聽不見。“帶去做!” 做? “做” 什麼: 槍斃?

看守兵走來的時候, 他緊張着臉問他:

“怎麼啦, Hey?” 聲音打戰。

“什麼怎麼啦?”

“那戈平。”

窗外人不說話, 只裝了一個手勢: 伸出兩個指頭, 彎着, 用那一個手的食指在這手的彎處使勁柄了一下。臉上浮着變態式的微笑。

“這是怎麼?”

沒有等他問完，那個就留着他的微笑走了開去。

不懂。他想這或者是砍腦袋，但砍腦袋不會打這樣的手勢的。這是……。不懂。反正總是對於人肉的一種動作吧。

他全身都軟癱了，一種人性的憤怒和悲哀抓着他。他頹然躺在被褥上。

VIII

“醒了麼？”就是昨天那位打手勢的看守兵，臉子出現在鐵柵欄外。

張着眼瞧欄外人，他慢慢坐起來，披起衣。

“恭喜呀，”欄外人帶着笑容。

“怎麼？”

其實不用問，他已經知道：“恭喜”他今天可以

出去。他昨天下午已受審過了，所謂審，倒不如說是會話，審的那位軍官全問了些不相干的話。他在審之前很準備了一下，認不認識戈平的問題今天又得提出的：既然認識，而在公寓裏又對他們說不認識。這急促中的謊語幾乎是人的所謂本能，但法律不懂得這些，尤其是所謂軍法。他考慮這些。然而那位軍法官並沒有提起，他只問那位寫信給他擔保的和他是什麼關係：姑丈。這姑丈，是不是嫡親的：嫡親的。那當然很關切的了，“好的好的。”

一堆不相干的閑談，和那位軍官的和顏悅色，放了他整個心。他想這位軍官決不是那審戈平的人。這位是，臉上充滿了生氣，並且還給予了被告者一點光明之類的東西：因為他也是人類之中一個。他有點感激他了。

莊嚴的審判者有一句沒一句地和他答詢。

“那一年來的北京？”

“大前年，唔，不是，是大大前年。”

“大大前年，好的好的。幹麼還不娶媳婦兒？”

這樣審了之後，他又被“還押”。他覺得這位法官是懂得人情的。他咀嚼着這人情，安靜地躺到今早。

“恭喜你，十點鐘，”那看守兵又到了窗下。瞧一會，又溜開去。

但忽然，像光耀的幾千盞燈光突然一刹那都熄滅了一樣，他的安樂消滅了，突襲來的是戈平被鞭笞的幻象：本來被一夜來的安靜遮蓋着的，如今是陡然揭了開來。

他被人類的恐怖抓住了。

“那戈平怎麼樣？”聲音帶嘶。是看守兵慢慢踱了個圈，又回到窗下的時候。

看守兵滑稽的臉上驟然嚴厲起來。

“戈平是‘條’好漢。”

屋子裏的人張着眼等他說下去。

“還是那個勁兒，”他起勁地。“上了‘踹棍’，還是不招。”

“‘踹棍’？”

“可不是‘踹棍’麼：可是他還是不招。”

他想問踹棍是什麼，但急於問他的下落。

“現在呢，他，戈平？”

“現在？”驚異地。“可不是昨天半夜裏做了麼？……七刀，砍了七刀。”

“七刀，幹麼要七刀？”他有點氣喘。

“不知道什麼毛病，我沒瞧見。一刀砍不了吧，大概是。”

又走了開去。

一百種不同的感情在他面前飛舞，像無數的蜜蜂在亂撞。他什麼也不說，什麼也沒有表示，失

了知覺地站着。七刀，七刀，他紛亂地重複這句。怎樣七刀，兩臂兩刀，兩腿兩刀，頸子上一刀，二二得四，再加一個一，等於五，只有五刀：那兩刀呢。……七刀全在頸子上吧：可是一個“人”不會這麼經砍的。也許戈平沒有等到第七刀就死去了吧，他死在第X刀。

“我要求出這X。”

有沒有觀眾呢，他死時？

沒有吧，他死在午夜呀。

IX

他出來幾天了。

被他翔哥和老惠接出來，回到公寓，一踏進房，就打一個寒噤。他厭棄他這個房，厭棄這一點沒生氣的公寓，他又覺得這間房是不吉的，一見就

悲慘。當天他便搬了一個公寓。

但是這幾天他的所謂心境依然一點也不能安靜。所謂內心生活反不如快出獄的兩天調和。他恐怖的是夜間，夜間，那單調，可怕的夢刺激他，擾亂他，老是發熱病似地囁語，或者叫着醒來。夜夜夢見戈平，裸露着滿是紅色鞭痕的背，被拖去砍，砍七刀。再不然看見那位檢查的軍官和便衣探拖他去，用皮鞭抽他。……

他知道自己的神經是一百四十四分地衰弱蒼了。

神經是脆透了，受不起一點刺激，他自己知道的。他這次受了那小小的波折以後，他可以將自己完全分析下來，可以將自己剖開了。他回憶，從檢查，帶進去，到聽見戈平的消息，出獄為止，將每一種不同的心境穿起來，客觀地審查着，想將自己潛在着的意識，思想，認識出來。

老想着，老分析着，他得了一個可悲的發見：他發見他自己是個可卑的弱者。

“再別像一般人一樣，自己騙自己，自己安慰着自己了吧，”他痛苦地對自己說。“我是，再無可諱言，是個卑鄙的弱者。我意志薄弱，我耽于安樂，我是個 *B. n. vivant*。……”

想要別太小覷着自己，想事實上未必像這樣糟，可是不能，這像有一種怪異的力抓住了他，使他不能不將自己當作另一人地輕蔑那劣根性。

他還發見，意志薄弱的結果，他便具有好幾種不同的人格了，在互相衝突着，互相矛盾着。——

“矛盾，老惠所謂現時代的中心是個矛盾，真對勁。”

而最糟的是，這幾種不同的人格還會鬧亂子，牠們會算出別的眼來：牠們相加，其總和就是他這空虛生活，——是的，這空虛生活。

於是呢，於是再不用想下去了，自然是由這空虛，便產生了他這痛苦，煩悶，徬徨。要是他再不努力從空虛中救出他自己。將來還許會有什麼所謂大悲劇的，他想。

他拿這分析的結果去問老惠。

“現在的青年們每人都有幾種不同的鳥人格，衝突着，矛盾着：徬徨跟苦悶是這麼來的。”

“那是什麼，那是一個時代轉移的時候一定有的什麼，一定有的現象。”

“可不是。我說我們生活不安定是有由的，我已經解釋了出來：在媽的徬徨中，就迷惘了起來，每人都抓不住時代的中心了。”

“我們便是犯這個病的。所謂那個，所謂苦悶的根也就是牠。但是我們如果有點什麼，有點勇氣……。”

“不偉大，不偉大，我們都不偉大，”荆野興

奮地。“我們即使發見了時代，我們有勇氣跟他跑麼？”

“這就是那什麼，那什麼，”那個很快地接着，似乎因為太快，有點說不上了。“就是那，我們的弱點。那個什麼，那個衝突同矛盾就是這樣來的。所以……。”

“那你可想到要預備改變一點我們的烏態度嗎？”他打斷他的話。

“態度？”裝了一付有點驚異的臉嘴。“至少，我，是什麼，是不會改變的。我相信我會能夠那個，認清時代，但是老實說，我們只能被人推走，自己却什麼，自己却不會走到挺前面，拖別人走的。”

“Ay，伙計，你太瞧不起自己了。”

“我不是瞧不起我們自己，我是什麼，我是，知道自己沒有領人走的力，就不白費神。還有些人那個，他們推別人上前，自己却什麼，胆怯，站在後

面，我們比他們好點吧。”

可是荆野對於“我們”的那“們”有點不滿意。

“你的態度老是熱不熱，冷不冷。我是想將我自己的從這媽的空虛生活裏拔出自己來，我要向充實走去。”

“這當然好的。生活能什麼，能豐富一點當然豐富一點好。我希望你那什麼，你那打主意不是由於衝動。”

“自然不是由於一個所謂衝動，我的是 Intellect，”他挑戰似地，準備着和老惠爭辯。

“好吧，Intellect，”老惠從容地。“不過我說，我們那個，一個意志薄弱的人是容易衝動的。”

荆野沒答腔，只費力地搖着頭。但同時，他又覺得老惠打中了他的要害：他感受到一種小小的衝突了。

兩個人沈默了一會之後，老惠又說：

“我們始終是什麼，是在矛盾中間。這矛盾同衝突是那個，是這一個時代到那一個時代中間所什麼的，所難免的。我們，不但我們，幾乎全人類，都是什麼，是兩個時代的中間人。我自信，我們那個，不會落後，但是也不會站在人家前面。”

“這是什麼勁兒？”

“無所謂什麼‘什麼勁兒’，”微笑地。“我不是不願意站到前面，只是那個，只是量自己的力，辦不到。但是我極什麼，站在前面的人物我都贊美，像那個什麼，英雄崇拜者不一定就是英雄。所以我早就說，戈平比我們偉大。”

“先生，你正是像一般人所說的一樣，一個人老是向自己所缺着的方面去贊美，去追求。”

“贊美，只是贊美，先生；不是追求。一個人自己缺什麼，便贊美什麼，幾乎是什麼，一個人的本能。但是不能夠追求，一個人拚命向他所缺的方面

去努力幹，就那個了，就像你所說，‘糟了他媽的糕’。”

荆野笑了起來。

“別那麼儘刺了，算了罷。”

“不是諷刺，我不愛諷刺誰。一個人有一個人的意識同態度。誰也不能使人類什麼，使人類一律。我並不希望人們都同我一樣，都同我一樣，也是‘糟了他媽的糕’的。”

“老惠，真有你的。”

於是他們談到別的，他們又偶然談到戈平，談到戈平是，荆野像突然被人在胸前打了一拳似地起了一種感覺。戈平的事是在他心裏留下了一個悲慘的痕迹。他似乎立即便看見戈平的血了。

病一樣的不安靜，他決意實踐那句話：改變他的生活方法。他想這悲慘的北京實在叫人無法“捱”下去了，他應當馬上離開北京，馬上。

他認定北京的生活是太黯澹，太灰色，無論你怎樣搬公寓還是使你厭倦得要嘔。白天雖然比夜晚安寧，但時時老覺得有什麼刺他着，他像感到一種預兆似地，瞿然想起怕會有什麼不近人情的災難臨到他。如果再在這空虛裏因循過下去，他得死。他定得走向一條新的路，換句普通話，便是：

“啊，我對於空虛生活完全疲倦了。”

一句話，他要從空虛踏出，走向充實。悲慘的牢屋，肉的刑，戈平的七刀，這些這些，是在將他從空虛引渡到充實去。他預備像老惠所說的，“站到別人前面去”。他找到了時代。他要給人類做點事。

“伙計，我忍不住了，”他對老惠說，像演劇似地。“我不能再閉住烏嘴，將自己包在空虛裏，不動

不彈。他媽的人類的憤怒跟悲哀在我內心裏那燃燒勁兒！燃燒，燃他媽燒！……我定得走向充實。我要做個人類的人，不鳥地替自己做人。”

臉上是毅然決然的顏色。他又說下去。

“這次的所謂入獄是指示給我一條新的路，牠給了我 Renaissance。戈平的七刀。七刀啊，伙計！每一條鞭痕，每一刀，還有無數人身上的無數的七刀，二七十四，三七二十一，四七二十八，七除得盡的那刀數，總有一天我們要和他們——“牛”旁的牠們，算一算他媽的總賬。”

“那是對的，一個人的那個，生活能怎樣偉大，便使牠怎樣偉大。”於是老惠也像演戲地，拍拍他肩：“我賀你。我希望你什麼，你走向充實，充實了，就什麼，就光明，豐富。”

“我想馬上就離開這鳥地方。”

“那裏去？”

“沒有準。大概是南方吧。”

“走也是一個法子。”

荆野決定走。他開始預備，問他那表哥借錢，收拾東西。一個新的希望驅走了他的苦悶。他覺得前途的光芒在刺他眼：一種誘惑。

一盞燈給他們光，一個泥爐給他們熱，老惠幫他整理一切東西。書架上的書，封面上如果寫着 Wilde, D'Anunzio, Maeterlinck 和 Baudelaire, Verhaeren 的，全被塞在一個破皮箱裏，預備存到老惠那裏，這“存”，他叫牠“葬”。

“對不起，要請老惠先生給你們這些忘八蛋安葬了。老惠，你走的時候可以給這些鳥東西放到貯藏室裏去，再不然賣給那些傻瓜，撈幾個大。”

“有幾本我却要留着的。”

荆野將壁上的畫片全扯了下來，說可以當劈柴用。他取下那張“時代的象徵”。

“他媽的，這象徵勁兒！怕這位藝術家毛先生自己也不懂這是什麼鳥哩。”

接着是隨便向泥爐子裏一丟，連框子也丟了進去，一陣紅火。

老惠 他將書本由書架上堆到箱裏之後，坐下來抽煙。

“你不會那個麼，不會是感情用事麼？”他突然問。

“感情用事？燒這勞什子便是感情用事？”

“不是，我不是單指這個。我是說你的什麼是感情用事，那什麼，那整個的……。”

“整個的，我想不會像你說的那麼糟。”

“並沒有別的，只看你太熱烈了，我有點那個，有點耽心。太熱烈的，一下子碰到冷，會什麼，會冷得比什麼都冷的。”

“熱烈可是有的。伙計，你想，前面的光芒——

那充實，對我有種 Temptation 哩。”他說是用了一百四十四分理智的樣子說着的。

第二天晚，老惠和小老頭和還有兩位同學，在東安市場的小館子裏替他餞行。席間充滿了這些：光明，樂觀，蓮花白，花捲，菜，奮鬥，犧牲，及其牠。

他們時時“乾杯”。

荆野說了許多我們已聽見過了的話。他說以後要担起人的担子，站在人類裏纔不至於慚愧。

“我要重新做人。媽的以前種種鳥，譬如昨日死。以後担着苦鬪的担子向十字街頭去。我們應當給我們的生活充實啊！”

“Bravo!”一個同學叫了起來。“阿李，值得敬你一杯。”

“荆野，”小老頭說，“你決意先到了上海再定行止麼？”

“什麼？唔，我打算這樣。”

“你預備在上海蹣多久？”

“瞧吧，反正不會久。這些鳥般小的問題我還沒想到哩。”

“不會太冒失麼，你？”

“冒失？！”

“來，”是老惠，“給你的什麼，那個什麼，爲你的理智，那個，喝了這杯，理智使你什麼，使你取了那個，一條新的路。”預備好的話，說出來偏口吃得更厲害。

光榮遮掩着話中的刺，荆野毫不介意地笑着又喝一杯。老惠有點可憐他。

他頭暈了，看一樣東西有四五層輪廓。

“我醉了沒，老惠？”

回答他的，是想說“和平素一樣”。但他這麼說：

“你什麼，你安靜點好了。”

“哈哈，我沒醉。我還有理智。”

老惠陪他到他公寓裏，看着他上床纔走。其實不要緊，他雖然醉，但安靜。躺就只是躺着，沒有什麼幻象來攪亂，也沒有想什麼。他像一個無知小兒，睡在暖暖的搖籃裏，怪溫柔，怪甜美，有時嘴角上還會浮着天真的微笑的。他沒有做夢，這是，不但是出獄後的第一次，並且似乎生平沒有遇見這麼一夜過，他直到天亮纔醒。他想這是自己心堅定了之故，又或者，也許，大概，有點兒像是，因為昨夜太醉了。

這天和他們在北海溜冰。這天，時時像閃電似地，他閃着：“北京這地方並不壞呀。”

XI

老惠和小老頭送他到車站。

大清早，又刮着風，熱鬧的前門外簡直找不出幾個人。大街上的居家沒有開，只有幾條狗，不怕冷，在踱着，像在找什麼。風捲着灰土拼命向南奔。

“北京的人還在做夢哩，”荆野說。

車站裏也沒有什麼人，高房子，點綴着幾盞發黯紅色的光，叫人打寒噤。荆野的東西給一個搬夫搬進站，一個站警用詫異的眼睛瞧他們一眼。

“荆野真性急，來這麼早，那個，無聊不無聊，”老惠說。

“去走走罷，吃一點兒東西去。”又對搬夫：“你看住我的行李。”

“是啦。可是要快點兒回來，人多啦我看不行了。”

他們走在寂寞的大街上，好久都閉住着嘴，沒誰開口。他們無意識地向北走，風迎面來，像無數的小針刺在臉上，他們走得很費勁，像逆風的帆

船。

清靜的街，偉大的前門 荆野忽然對北京生了說不出的感情。

“北京其實叫人留戀哩。”

“北京是對任何一種人都是適合的，”小老頭說。

“那也不，不是什麼適合不適合。只是在北京趺着，有點烏味兒似的。”

“這什麼，這味兒是好是壞？”老惠問。

荆野看了他一眼。

“誰知道。可是北京，就是‘趺’不出一點勁兒。”但又感傷地說了一句：“在北京的這幾年算是個夢罷。”

不敢多溜，買幾個烤白薯吃了，他們就回到車站。大街除了挑菜的，另外還有人了，站門口也有車輛載着人和行李疎疎地來。

“你們先進去，我去買煙捲兒。”

他穿過灰土到了斜對面的煙錢舖。他對店裏夥計的殷勤感到一種興趣。想：這是和北京人最末次的往來了吧。又想以後也許還有機會來。

“現在幾點鐘？”

“早着哩，你不是趁火車麼？”

“可不是趁火車麼。”

那位夥計一面拿找的錢，問着：“到那兒去？”

“天津，”他說。“就回來的。”好像“就回來的”是種光榮。

“天津可比北京好。”

“誰說。北京比天津好多了。”

“各人有各人的喜歡，哈哈。回來見。”

“回來見，”他也客氣地一句。

回到姑裏，人已經很多了。他滑稽地想：這許多鳥人都去找充實麼。

忙亂了三刻鐘之後，他們送他到月台，上了車，找到一個座位。

荆野突然握着老惠的手，很緊。

“再見哪，伙計，”像分別一個有關係的女人樣的臉色。“我希望你們也能夠離開這空虛的北京。”

“大概跌得下去便跌，跌不下去就什麼，便離開，無所謂的。”

“老惠，還有一些話：你別誤解我，以為我這是盲目的哩。”

“那不是，”抱歉地，“我的意思那個，以為你可以冷靜一點，因為你有點什麼，有點神經質的，我替你耽心。”

“我希望你保重你的身體，”小老頭拍他的肩。“給人類担担子是全靠康健的。”

“那自然，我接受兩位老朋友的。

車子擠得厲害，他們兩個幾乎站不住。

“你們下去罷。在窗子外面說話是一樣的。”

他們下了車，臉子出現在窗子上。

三個都覺得沒有什麼話可說，他們中間有一種難堪的沈默。車上的旅客差不多都已坐定，送行的人們也下了車，大概都是同樣想避免這送行者 and 行人中的沈默，大家望着那穿制服拿旗子的，瞧他可有叫車開的意思。

“我希望你未來的生活永遠充實，永遠光明，”小老頭不大流利地。

窗裏人報他一笑。

小老頭又說：將來我們看你的成績。”

“E—e—oh，成績是談不到的。有價值的不一定有成績。”

鐘聲。

於是經過照例的單調的幾種聲音以後，車動了。

“我送你兩個字，”老惠誠懇地，“就是那個，那個什麼，那個……。”

“我知道，我知道，”說着帶着微笑。車子載着這微笑慢慢退後去。“再會呀！我到上海就有信來。”

小老頭兩手圍着嘴，叫道：

“珍！重！”

勉強笑着，揮着手的荆野漸漸小去了。

XII

荆野走了後的半年，老惠和小老頭在中央公園遇見那位翔哥。

“啊，好久不見了，”那位翔哥親熱地。

“半年吧，的確有半年了。”

那位翔哥便說到李荆野。

“你們接到荆野的信沒有？”

“沒有，”老惠搔頭皮。只是那個，他一到上海他什麼有封信來，說預備跑到中國極南部去。”

“以後沒有信？我也是接到他從上海發的一封信以後，一個字也沒有了。”

“聽到他那個，什麼消息沒有？”

“就是沒有。我接到他家裏的信，說回去了一趟，住了兩三個星期就出去了，以後家裏也沒接到他信。我們疑心他遇到了什麼意外哩，他太……。”

“那沒有，”小老頭插嘴。“我們有幾個同學，從上海來，他們聽到荆野的消息的，可是都沒有見着他本人。”

“什麼時候的事？”

“都不久。可是各人的消息都不同，一個姓韓的，據他說，荆野還過着像在北京一樣的生活，仍舊那麼消沈。可是曾經過一次奮鬥危險的生活過

的。”

“的確麼？”

“姓韓的那麼說。他說他也是聽別人說的，荆野現在脫離了他那緊張的生活，現在仍舊酗酒，還抽煙，甚至於比在北京厲害，他說，‘生活，我只有讓他自然了。我在過着詩的生活，’據說，他表示沒什麼痛苦。”

“那怎麼回事，”那位翔哥皺着眉。“其餘的消息呢？”

“其餘的，自然有人這麼說，他已經離開上海向南方去了，他還是繼續着苦鬪。但同時又有人說他的確還在上海，有個什麼兩三百塊錢一個月的事，另外還有好處，並且討了漂亮的太太，房裏陳列起骨董，生活很安逸了。”

“討了太太，有個事？”

“也許是什麼洋行裏公司裏的事吧。”

“可是這種消息是極矛盾的哩。”

“可不是麼。他們各人誰都不能證實他自己帶來的消息。”

“真矛盾得滑稽。”

“我以爲什麼，”老惠說，“那消息雖然矛盾得滑稽，但是那個，但都是可能的。”

“都是可能的？”

“都是可能的。”老惠重複了一句。

那位翔哥默瞧着他。不多久，他們便帶着疑問的臉嘴分手了。

一九二九，八月。

搬 家 後

他們搬了家。這里是一塊坪，他們和他們的鄰居就圍着這塊坪住着。

第二天，大坤認得了隔壁那家的孩子。

“你們做什麼生意的？”那孩子問。

“我們爹跟倉伯伯在一處；我們媽另外在一處。”

“我沒有爸爸。你們叫爸爸叫做爹爹麼？”

“你們媽呢？”

“媽媽天天在外面，我不曉得媽媽做的什麼生意。”

那孩子又告訴他，對門那家的長得是個壞蛋。長得大坤是見過的。十六七歲大人了，愛同娘們兒動手動腳，聽說還跟爹在一處做工哩。他公公是泥水司務。

“我們爹從前也是泥水司務，”大坤說。“你叫什麼？”

“我叫阿伏。”

“阿伏，”大坤在肚子裏念了一遍。這名字不大好。可是他們成了朋友。

“老子叫大坤。”

“我曉得。”阿伏忽然放低聲音：“他們說長得同阿揚燥屁股。”

他們走到那所洋房的門邊。門開着。門裏是個小天井。兩個孩子在玩什麼。大的一個是男的，一

身薄呢子的短衣，手裏一個球。小的是女的，穿着短得要命的綠色絨衣，光着一節腿子。

大坤說：“操他窩窩，像……。”

他想說：像洋鬼子。

“他是那個？”洋鬼子問阿伏。

“我是老子，我們昨天搬來的，”大坤。

“你進不進學堂的？”

“學堂自然進過，現在不進了，學夠了，老子有五十四個學生。你們呢？”

“我們自然進學堂，”那孩子眼看着別處。

“你們不是有個王先生麼？”

“我們沒有王先生。”

“你們有什麼先生？”

“我們有郭先生，有……”

“對啦，郭先生，操他窩窩，他是老子的學生。”

阿伏有點不大相信他的朋友，但沒有什麼理

由可以不相信。

“那小鬼叫什麼？”大坤問阿伏。

“我不曉得，我叫他大少爺。”

“大燒爺，燒鷄，燒鴨，你媽喫燒鴨子的吧？”

大坤就這樣認得了那大燒爺。他們說了開來。但他們說着話說着話碰了鬼：說着話說着話那大燒爺的娘和一個女人從外面回來了。阿伏趕着叫她“太太。”

那太太喊大燒爺：“快叫陳伯母哪。”

“陳伯母。”

“啊呀，”那個什麼陳伯母說的，“你怎麼跟這些野孩子玩起來，快進去罷，乖乖。”

“陳伯母”走過來，一塊大屁股給大坤看見了。

“大屁股，一面鼓，打得陳伯母只叫苦。”

“混賬東西！沒有教育的東西！”陳伯母的臉孔帶了五成青色。

“混賬東西！沒有教育的東西！”

“叫警察捉你去！”

“叫警察捉你去！”

“你有父母沒有？你叫你的父母來，問問他怎樣教出這樣的畜生來的！”

“Yueh yueh yueh yueh！”

於是太太說：這些野孩子譬如狗，無理可喻的，用不着淘這閒氣，請進罷。

陳伯母臨走進時還咕嚕了一句“混賬。”

夜間，洋房的大門關了以後，大坤在那門口扯開褲子拉了一堆屎。

第二天，阿伏說要到公園去。

“公園要錢哩，”大坤說。

“聽說現在不要錢了。……你們沒有搬來的時候這裏真冷，夜裏睡不着。”

大坤說他們以前住的那地方也冷。弟弟冷得

哭，妹妹撫撫他，撫不了，爹醒了，一塊手掌打到池顴子上。

阿伏只顧說自己的話：“夜裏比日裏冷。”

“夜裏冷不要緊，精着身子起來撒一泡尿就好了。”

“怎麼呢？”

“撒了尿就睡得着了。”

“我不相信。”

“狗彘的哄你。”

“不過現在暖和了。”

現在暖和了，楊柳發了葉，鼻涕也融化了，一條條從鼻孔裏往下流，許多穿了“羊服”“牛服”的在街上走，手裏還挽着個花娘兒們。高興得不得了似的。

他們到公園門口先“觀望”一下。

進進出出的都不出錢。

“他窩窩的眞不要錢。”

但是——有個“但是”哩，但是他們被門口的大個子巡警擋住了：不叫進去。

“怎麼？”大坤還算客氣。

“怎麼？不叫進去！”那巡警。

要說不是大人不叫進去，那却有許多不是大人的都走進去了的。

人多的時候他們混在人堆裏想溜進去。

“day, 小鬼，他媽媽的！”巡警又拖他們出來。

“操你十三代窩窩，這公園還是老子的爹造的哩。”

他爹是將公園造出在一個小山下面的。他們便上山去。

山上有亭子，有人放風箏，還有一羣小學生，一個男先生和兩個女先生帶着他們。大坤在那一羣人裏認出了一個人。

“洋鬼子也在裏面，”他說。

“那個洋鬼子？”

“你們大燒爺，大燒鴨。”

阿伏舐舐嘴吧，好像真在喫燒鴨似的。

他們向他走近，那女孩先看見他們。她向她哥哥低聲說：‘老子來了。’

那大燒爺回過頭來跟他們笑。

“他們是什麼人？”那男先生問他。

“我們門口的。”

那男先生皺了點眉毛：“以後不要睬他們，曉得吧。要是跟他們在一起，你們也會變成壞孩子了。”

大坤說：“先生先，屁股尖，……”

“Shi！”

“Shi！”

“你那裏來的這許多這些話？”阿伏。

“什麼話？”

“什麼‘先生先’，……”

“哼，老子學過三年的。”

那男先生挺一挺胸，舐一舐嘴唇，好像演說的樣子向那兩女先生說：

“這些孩子真不得了……將來的流氓……這些孩子將來都會變成流氓。他們的父母一點也不管教他們。……其實我平日最主張平等的，我也‘提倡’勞工神聖，但是他們太不那個了……好像是天生的。焦先生同陳先生以為如何？”

“這的確是一個問題。他們都是不願受教育的，”一個女先生說。

“對了，就是不願受教育。國家替他們辦了這許多學校，他們也不送他們的兒女去進學校。……並不是我們看不起他們，實在是他們根性太壞，其實我向來是提倡平等的。……我們要注意，不要學

生們接近這些人才好，孔子說的，……墨子說的，……孟子說的……”

他架個勢，說出：近墨者黑，近豬者嗅。

“所以……所以……這問題比什麼還大。”

阿伏小着聲音問大坤：“他說什麼？”

“他說他卵袋比什麼還大！”

回來的時候，大坤非常不高興：操他窩窩，到處碰鬼！

但是鬼還沒有碰完，好像這一天是個碰鬼的日子：晚上，娘老子都不回來，倉伯伯也不回，長得也不回。許多人紛紛地在說什麼，說了就悄悄走開，賊一樣，怕出了什麼岔吧。大坤去問長得的公公，長得公公說沒什麼事。夜裏不知什麼時候——爹媽都有個什麼夜明錶，可是帶出去了——三四個巡警跑到這裏挨家地問，問長問短，問不出什麼道理就走了。

阿伏鬼頭鬼腦跑到大坤這邊，慌着臉色問：“出了什麼事？”

“誰知道！”

“我怕，”小坤哭起來，扯他姊姊。

“你窩窩的小鬼，”大坤咕嚕着。“梅二你帶他睡了罷。”

睡着睡着不知在什麼時候他們回來了。阿伏的娘也在這時候回到她的屋裏：她究竟幹些什麼呢，天天回得這麼遲？早上她要到喫中飯的時候才起來，臉子黃得像油條一樣，喫晚飯時打一臉粉，搽許多脂胭出去，這一去要等到別人都睡死了她才回。爹媽今天回得這麼遲還是頭一回。……

一面想，大坤就睡着了，睡到天亮醒來。

早晨忽然他們都不去上工了。爹媽和倉伯伯和長得，噤哩咕嚕說些什麼。這一定有什麼事。大坤走去想聽聽，被爹叱開了。

“阿伏，你去聽聽看，看他們說些什麼。”

阿伏躡着過去。

“滾開，小鬼！”長得叱着。

阿伏第二次躡着過去。

“再來我抽死你！”長得要像追阿伏的樣子。

“不行不行，長得死也不讓我聽。”

“他窩窩的真悶氣。”

“喫過中飯他們都去了。

天要下雨的樣子。

梅二和阿楊踢毽子。大坤說不出地不高興。阿伏對他說着長得的事，他只聽進了三成。阿伏說着說着，忽然，好像很驚異地：

“今天洋房子沒有開門！”

“平常呢？”

“平常日子白天裏總開着的。”

“老子今天悶氣死了。”

阿伏好像很注意那門的事，嘴裏每說着：“他們說長得……。”

那大燒爺同他的妹妹回來了。阿伏向他們笑一下。

但大少爺似乎很怕他的樣子，走到門前，慌慌張張按門鈴。門開開就慌慌張張跑去，像有人要捉他。接着馬上是，那門，呯！

“別睬他，那個小鬼！”大坤憎惡地。

大坤不知道爲什麼對那個小鬼起反感。剛認得他的時候覺得他們倆像小洋鬼，好玩。如今也不知怎麼岔，討厭起他來了。豈但討厭，還想頂好要能夠‘鎮’他一下。……他窩窩的什麼陳伯母，那鷄巴先生，也得來他媽的一手。不過這種思想——如果也可以叫做思想的話——一剎那間，還沒有一秒鐘，就過去了。

阿伏不知在什麼時候從長得扯到倉伯伯了。

“別說了，老子不愛聽，”大坤說。

大坤現在有點像大人一樣，他怕今天出了什麼碰鬼的事。洋房子裏的人好像在鬼鬼祟祟在做什麼，防備一點什麼。……不，不是這麼說的，總而言之，那門是，砰！將一切烏煙瘴氣都關在外面。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今天碰了鬼。

他打算今天夜裏再在那門口拉一堆屎。

“倉伯伯回來了，”阿伏說。

大坤沒看見。

“還有誰？”

“還有長得。”

“我們爹同媽呢？”

“我沒有看見他。”

“梅二，你見着爹爹媽媽回來沒有？”

“沒有。”

“操他窩窩！”他吐了一口吐沫，這件事好像

在吐沫裏吐了出來一樣，滿不放在心上了。

“小鬼，倉伯伯找你，”長得出來叫。

“我麼？”阿伏問。

“叫你？——忘八蛋叫你。大坤，去。”

長得沒有平素的勁，大坤到倉伯伯那裏去長得也
跟着進去，頭有點俯，像打架打輸的狗。

倉伯伯是像將下雨的天氣似的陰沈沈的臉。

“大坤，”倉伯伯將手慢慢擱到大坤肩上去，像
一種鄭重的儀式似地，大坤幾乎嚇了一跳。“你爹
媽有點事情，今天不回來了，明天怕也不見得回
來，大概要三四天吧。”

倉伯伯的顯然是一種愛撫，像女人們一樣溫
存地愛撫着，眼睛有點異樣：好像充滿了些什麼，
看不出的一些什麼。

大坤一輩子沒有受過這樣的愛撫過。他一生
下地來就被寄到乾娘家，媽去當什麼奶媽，亂啊

當的又不當了。爹當着泥水司務，抽着煙，喝着酒，罵幾句人。後來爹媽去上了什麼工，天亮去，晚上回，有時有一向晚上去；天亮回，一回來就呼嚕呼嚕地睡覺。媽要是“梅二又拉肚子哩，”爹就：“誰不知道！”再不然：“隨他去！”大坤大一點送進了個什麼“國民小學”，畢業了，讀夠了，不讀了，現在就能寫幾個字，雖然寫得不大好。

他便這麼長大到如今，今天還是第一次看到倉伯伯那樣的臉色。

他有點不知所措，臉有點熱，囁嚅着問：“他們有什麼事？”

“你別問，說給你你也不知道，”倉伯伯說着瞟了長得一眼。

又說：“這幾天你們到我這裏喫飯罷，我不在家你們就到長得那裏去喫。”

“這小鬼可是個好老，”長得認認真真地說。

倉伯擺出十足的大人模樣：“我喜歡他，”說着拍拍那好老的背。“等長大了，哼，……”

阿伏躲在外面聽，聽不着，大坤出來之後他問他：

“叫你做什麼？”

“叫老子到那裏去喫幾天飯。”

“你們自己沒有飯麼？”

“誰知道！他說我們爹媽有什麼雞巴事去，三四天回不了哩。”

天真的要晚下來了。有幾個像爹那樣的人去找倉伯伯，倉伯伯和長得就和他們出去了。

倉伯伯叫住他。

“大坤，現在我們出去，你們拿幾個飯錢去罷，”給了他幾個錢。“別亂買別的東西喫，曉得吧。”

“老子不會的。”

他們就走了。

這兩個人一轉眼又看見這所洋房。

大坤說了一句“操他祖宗”，便在牠門口蹲下來拉屎。

“阿伏，你也拉。

“我沒有。”

“操你窩窩，你拉拉看哪。”

阿伏蹲了一會又站起來。

“怎麼？”

“沒有。”

“……窩窩，老子拉過了，你還沒有。”說着站了起來。

阿伏不大明白他為什麼在這裏拉屎。但他佩服他。

他們走到家裏面。

“哥哥，梅二說，‘小坤說肚子疼。’”

“現在呢？”

“睡了。”

“等他睡罷，媽媽的。”

“還沒有喫飯，怎麼辦呢？”

“你管不着，老子有飯錢。”

“長得怎麼回來了！”阿伏古怪地叫。

大坤很關心似地跑去看。

但是長得又慌腳慌手地走了，門都沒關上。

阿伏在地上拾起幾張紙，大概長得放下的，也不知是掉下的。他拏給大坤看。大坤不大明白這是什麼鷄巴東西，但也有些兒知道：揉成一團向袋裏一塞。

“長得挾了一包東西哩，”阿伏低着聲。

“什麼東西？”

“不曉得。長得一定是偷來的東西。”

“偷？偷你媽！”他不知怎麼對他這句話起了反

感。

但他想看看究竟：“去看看。”

一股子氣跑去追着了長得。長得真夾着一包什麼東西。

長得突然站住了，像要防備別人打他的那姿式，回過身來。

“小鬼！”又加急促着：“別跟來！”掉過去又走了。

阿伏忽然有個很聰明的思想：“要不是偷來的爲什麼怕我們跟他。”

而他們還是跟上去。

“操你妹妹，再跟來我扭斷你頸子！”

“你只要給我們看……”阿伏的話沒有完。

“給你看，鳥！”長得的聲音是拚命在壓着，像不敢放出大聲。

但他又放出和氣點的聲氣：“不要跟來罷。大

坤，你拖他回去。”

又忙着走了，走着走着回頭瞧着。

“大坤，我們再跟。”

長得很快地轉過身來打了阿伏一個嘴巴。

阿伏哭起來：“操你媽……操你媽……”拉着長得的衣，長得一個拳頭打脫阿伏的手，跑了。阿伏哭着追着。

大坤很不高興：這是什麼鬼呢？他同長得是要好的。也跑上去，跑在阿伏後面。

跑着跑着，忽然前面：“站住！”

長得不站住。便又：

“站住！”

是兩個巡警擋住他。

“要檢查！”

長得忽然用了牛樣的力氣，推開巡警想跑。

“渾蛋！”罵了一句，兩個巡警拖住他。

不對，操他窩窩！

大坤和阿伏抽起腿來就跑。

“小鬼，你跑我用槍打死你！”

阿伏哭着嘴子說：“他打我的。”

兩個巡警搶過他的那包東西，打開來。

他們一看，陡然臉上變了色。看看長得，好像是疑心他們自己看錯了似地。眼張得大，嘴也張得大。

“你……！”有一個說。

長得拚命掙扎；想跑脫。他們一面使勁按着他，一面吹着哨子。

大坤他們想趁這時候跑。

“小鬼，你跑跑看！”兩個巡警的半數偷空擎着槍口對了他們。

前面來了三個巡警。

“搜那兩個小鬼！”

長得出了鼻血，糊得滿臉都是。他忽然說：“你們別動，我跟你們走。……這兩個小鬼跟我沒有關係的，放他們去罷。”

“你們認不認識這個人？”一個巡警問他們。

阿伏忽然像三歲的小孩一樣：“他打我的。”哭聲裏帶着戰慄。

“老五，管他媽的，先搜一搜。”

長得哼地笑了一聲。

他們搜阿伏。搜出了，計開：小石球五枚，鷄毛三根，“洋片”一疊，制錢二枚，銅元六枚，花生皮若干。搜出了又交還他。

同時在大坤袋裏搜出的呢，大坤的袋裏就搜出了那一團倒霉的紙。

“他媽的真瞧不你這小鬼出！”搜的咕嚕着。

“老子揀的。”

“管你是不是揀的，一起去！”

長得又掙扎了，大概想逃，被他們按住了，還喫了一個嘴巴。

他們三個被他們帶着走。

大坤噙噙地哭了起來。

哭着哭着他看長得一眼。長得不哭，還高興的樣子，挺着個胸口走着。

大坤用袖子揩了揩眼淚鼻涕，自己說：“操他窩窩，老子不哭了。”又叫阿伏，“阿伏，哭什麼！”忽然又想起梅二和小坤在家裏還沒喫飯哩：“操他窩窩，飯錢還在老子手裏。”

操他窩窩，他們走在黑地裏就不見了，

一九三〇年四月

三太爺與桂生

你真到過政店麼？……我不信。你到過政店的，怎麼不知道陳三太爺？

無論誰，到沒有到過政店可扯不了謊的。你只問他：

“陳三太爺你知不知道？”

他要是：“陳三太爺？我……”

那他一定沒到過。

要是：“哦，三太爺，不是頸子上有個疤的麼？”

這才對勁：他沒冤人。……你到過？hm，你還不知道三……

要是近兩年到過的，還得知道有個桂生：三太爺在那年上幹了他，……知道桂生當然還得知道招弟。……

你不知道那件事，自然沒頭沒腦。可是政店的人無人不知，可見得你一定沒到過，對不對，沒到過吧？……那件事我可最明白，前前後後我親眼瞧見。這是三太爺幹的，我那年恰好在陳府上伺候三太爺，從三太爺跟桂生做了死對頭起我在肚子裏就有個數，可不是，桂生吃三太爺幹了。……

別人都說桂生活該，桂生是爲了招弟，可是，hm……

說起來桂生跟三太爺還是一家人，聽說桂生小一輩，叫三太爺叫三伯。桂生拉一手好四胡，說說笑話，自己賺的，自己吃喝，又是三太爺的佃戶，

又是三太爺的本家，玫店的人都說他過的好日子。

我問他：不愁吃不愁喝地，怎麼還不娶個媳婦兒？

他笑笑：“多了個人可沒有現在輕鬆了”。

他還有個姐姐嫁在九里松，我先說的招弟就是她。婆家聽說也作田，自種自吃。她當家的一死，她就跑到……也不知是上海，也不知是什麼的，我說不上了，她就在那裏一個紗廠裏。

招弟死了當家的，可累不着桂生。桂生日子過得挺舒服。

正是那時候我跑進了陳府，伺候三太爺。那是大大前年，也許是大大大前年。

三太爺脾氣好，人能幹，瞧着人老是笑笑地，跟你說過了話他就摸摸他那塊疤。……田裏的收成也不壞。

可是糟糕，那年打起仗來。……那年玫店剛剛

通了什麼長途汽車，路一造，風水破了，玫店的人遭了劫。……打仗的事個個都談，不論誰的都驗死板板地，路上只瞧見腦袋挨腦袋地嘍嘍咕咕。……

陳府上的人着了慌。三太爺叫我到處去打聽打聽。

“如果有什麼消息，趕緊回來告訴太太。我到城裏去打聽打聽看，”他摸摸頸子上的疤。“要是打敗仗真不得了，那我們鎮上都是強盜了，見錢就搶，見十八歲以外的人就殺，懂不懂。……”

作田的都皺起雙把眉毛：仗打得起，穀子就打不起了。

過了幾天，鎮上的人就聽見炮聲，打雷一樣。這麼着打到第二天。……大家都做了啞子，豎起耳朵聽。……聽了些時，城裏逃了人來：城裏的軍隊退了，城裏搶得一塌糊塗。……

“那邊的軍隊來了。我們鎮上完全換了樣子。

街上的店家將五色旗摔到糞箱裏，……牆上見了鬼似地貼滿了紅紅綠綠的紙，……許多年青夥子跟一些娘們兒跑到政店來，對作田的撕開嘴胡說八道，……還有許多花樣，……

這還不算就完了哩。……過些時，政店裏有個作田的的什麼會了，……聽說不止政店有，到處有，鎮里，村里，鄉里，……這個門口一張紙條招牌，那個門口也是一張，……作田的高興得生了兒子似的。

桂生可出足了風頭，政店的作田的都相信他起來。他四靨不拉了，笑話也不說，一天到晚忙得像水牛。……不知從那兒來的一個二十來歲的小夥子跟他打做一夥。那小夥子像洋學堂裏出來的，可是瞧見了桂生老是手拉着手地。……

陳三太爺着了一點慌，雖然面上裝着沒事，可逃不了我一雙眼睛。

“老范，你聽見了什麼消息沒有？”不是麼，一着慌，手摸那疤也摸得快些了。

我回答：我只聽到一點，可不大好。棗子橋的潘太爺吃逮住了，聽說要做了他。……九里松的白家，倉庫貼起條子。……城裏的王……

“我曉得我曉得，我昨天早晨就曉得了。”歇了一會又：“我們倒是不要緊的。……潘家白家，他們都是土……”

他說了個土什麼的，我可記不起了。

不要緊不要緊，可是初九那天，幾個佃戶跟幾個別人田上的，闖進了陳府的門。……不過倒沒什麼很勁兒。

“請坐請坐，”三太爺客客氣氣。“各位同志的來意兄弟已經明白，……我們大家都是同志，兄弟當然是要幫忙的。”

……便倒茶，由他留他們吃飯喝酒。吃喝過了

還捧出尺把高的光洋兩盞……叫徐七叫徐同志，叫塌鼻老二叫熊同志。……你猜熊同志怎麼着：他喝了十來杯米酒，便將雙赤腳擱在紅木茶几上。……

當夜，三太爺帶了太太，姨太太，小少爺，帶了些東西上上海去了。……陳府大門口貼了一張招牌，陳府裏成了他們議事的地方。……

桂生回政店，知道他們吃喝的事，氣得直跳：

“你們上當了！他這是一種手段，這手段比什麼還厲害。……我們遇見了敵人，只要他一客氣，用吃的東西給我們，我們便退兵麼！……”

他還說了許多我不大懂的話。

可是他們鬧不長。……風聲又緊了。……他們一個人手裏拿一根趙子龍的槍，東一個西一個走着。……

……又是誰的兵來了。……鎮裏的那些小夥

子都跑了。……和桂生打在一夥的那小夥子，腦袋掛在東門。……事情一平靜，玫店里少了一個桂生。……

三太爺一夥人從上海回來。……一切又照從前一樣。……只是少了桂生。還有，三太爺在城裏做了什麼委員，又是跟些小夥子打交道，跟知縣也常來來去去。……大家都相信三太爺，天大的事，只要他一句話。

日子照常過，作田的都規規矩矩。日子照常過，過着過着忽然鐘上的人像剛開了汽車似地傳着新聞：桂生回了玫店！……

桂生回了玫店！……他沒有給砍下腦袋掛在城門口。……

我去看了看，可不是，他回來了。

回來了怎麼呢，三太爺得跟他下不去的。

可是三太爺叫我喊桂生來，對他笑笑，叫他改

過。

“我曉得你是被別人引壞的。……我不來爲難你。……你很年青，我歡喜你，你下次切不可輕聽別人的話。……”

吃過晚飯，太太埋怨他幹麼不做了他。

“你不曉得，”三太爺小着嗓子說，“這混蛋倒很能幹的，我要叫他替我運那東西哩。……”

那東西？……自然是那個：火烟。

桂生跟從前有點不同。他兩個肩膀平起來了，穿一身藍布褂袴，衣上四個口袋，還有個錶。……他說他這半年在上海。……究竟他在上海蹶過，便有點洋里洋氣地了。……可是別人問他上海什麼樣子，在上海做工可比玫店舒服，他老不大肯詳詳細細說。

“上海同這里差不多，不過熱鬧些。日子也不見得怎麼舒服，同這里一樣。”

“那你看見過洋人沒有？”

“看見過。”

“他們什麼樣子，獠牙長不長？”

“洋人也是人，”他笑了起來。又說，“我在上海倒學了幾個調子。……”

於是嚨格嚨格地拉起四胡來了。

他回來不久，大概是十七那天。他說招弟要回家，他要到上河去接她。……

羅五嫂她們都晚上跑到桂生那裏去聽訊。她們都想瞧瞧幾年不見了的小妞兒。……

桂生一點不寬人，吃了夜飯過一會，桂生和招弟回到了家裏。……

招弟不像個小妞兒了。……著一身竹布衫倒也挺俊，只是臉蛋沒從前紅，像害什麼病似地，又黑又青。伸出手來又糙又瘦。……耳朵上不見耳環。……可是一見了那些娘們，還是和從前一樣嘍。

哩咕咕，有說有笑。

第二天他們到了陳府。

三太爺見着她問這問那，問她怎麼回來的。

據她說她現在沒“落子”了，暫時回來住幾天的。

“要是有機會，她們會寫信告訴我，我還要去工作。……”

她滿口“機會”，“工作”，他媽的！

他姊兒倆在下房裏吃了中飯才走。……

三太爺常找桂生來，叫他幫這忙幫那忙，便和他扯東扯西瞎談。……我肚子裏明白：三太爺找路子，想叫桂生幹那個事。……沒人的時候又叫我留心桂生，瞧他是不是還那麼混蛋。……

“你留心他常到什麼地方，他同一些什麼人交往。……他如果再混蛋，我要黃縣長捉他。”

桂生常往城裏跑，也不知忙些什麼。……有時

候城裏來幾個朋友和他說說話。他們有時候談得直樂。有時談着談着大家把臉子打起皺紋，死了爹媽似地。……

那天晚上我從棗子橋回來，聽見桂生屋子裏又是一屋人，有些是玫瑰店裏作田的，有幾個不認得，不過一瞧也知道他是田夸老……我站在牆外一會，可是聽不懂他們談些什麼。他們吵着嘴，羅五嗓子挺高，……又是誰敲着桌，一敲燈光一跳。……”

招弟的聲音：“桂生，這是你錯了，其實不像你哥的那麼壞。……”

“不是，”羅五說。“桂生是城裏人的脾氣，……”

又說了什麼，他喝起酒來，大家高高興興。……真是小把戲的玩意！……

“陳三太爺是巴結我哩，桂生好像吃着東西，一面說。“大概他想叫我替他販煙土，將來做他的

替死鬼。……”

“我看陳三太爺很有幾手，”另外一個人。

他們都笑了起來。……

聽了聽我就明白了。……三太爺厲害，桂生比他還厲害，三太爺想叫桂生給他做那件事是靠不住的。……桂生不是好人。……可是我敢對天賭咒，這些話我一句也沒告訴三太爺：這要傷陰隲的呀。……

月底，招弟聽說病了。……三太爺叫我送兩包神曲給她。……她說只是常常嘔，人倒還有精神，所以也沒躺在床上。”

說了幾句話，我想走了。

“范伯伯在陳家裏苦不苦？”她問。

“倒也沒什麼。”

“真奇怪，像范伯伯這麼老還要去伺候四十上下的人。”

“這怪什麼。……我命苦，他命好……”

“什麼命不命，不都是人麼！”

“招姐別說了罷。……我老了，真怕惹是非。……”

我一出來遇見八拐子，他問“招弟什麼病？”

“不知道是什麼病說是常常嘔。”

“Hm，還不是懷了孕。……”

“別瞎說！”我有點不高興，招弟我是喜歡她的。

玫店的人安閒日子過不久。……作田的又一批批談着什麼了，各人的臉都繃緊起來。……

“不好，”三太爺說，“那些混蛋又想蠢動哩！”

陳府上的人都着了慌。

“怎麼辦呢？”太太問。

“緊是不要緊，不過目前馬上就要設法阻止才好，再不然就要先避避風頭。……緊是不要緊，我

們決計打電報到省裏請兵。”

不但政店風聲緊，全城的人也都怕了起來。…

……

桂生也忙起來。……這事是桂生當然有份。…

…

三太爺也知道桂生不大好惹，可也只能冒着火。

“你去對桂生說，叫他小心腦袋！…… hm，抗租，天地都翻了，……你要不出租穀你自己去買田來種。…… 你去對桂生說，要再胡鬧，明天就調城裏的保衛隊來捉他！…… 懂不懂，……去，對他說！”

“桂生你要小心哩，”我對他說。

“小心？這又不是我一個人的事。……”

“三太爺說要調兵捉你哩。”

“捉我？捉我屁用處！”

“不是你做頭的麼？”

“……我們沒有什麼頭不頭。”

三太爺不好對付，只是恨桂生。

“這混賬忘八蛋不識好歹。我待他那麼好，原來望他改過，他竟這樣！……江山好改，本性難移。……”

事情有點糟。作田的說：他們不打穀了；要是事情不順序，寧可把穀燒掉。……

城裏的縣黨部派人來調解，他們的意思是，這麼鬧不得，鬧到後來一定沒好下場，又說什麼，說“地主和農民應當合作的”。

可是城裏有兵來了。……作田的好像就狠不起來：他們從前那些趙子龍的槍都早就充了公……鋤頭可抵不住黑棗子。……他們雖然不服氣，倒也沒出什麼岔。他們只說：

“hm，看後來……”

事情剛剛快平靜，三太爺便打算逮住桂生和招姐。抬來了，一塊藍大布封着他倆的嘴。……一抬進陳家，三太爺便叫給衣服褲都剝了，兩口子便光着屁股。……一剝了衣服褲就好像是真通了姦似的。……他們什麼時候去捉的，怎麼個捉法連我也說不上。

接着便抬到祠堂裏，點香燭，拜祖宗，祠堂裏好像早就有些族人先在那裏等着。……我不敢瞧了，先走了出來，在門口聽。……

好半天他們一夥人出來了，向東走，走到竹山下。……打起火把，看見桂生跟招弟又掛在担子上，每人身上都有青有紫有紅，一條條血在脊背上流，可是不滴下地來。……

又是點香燭拜，拜了便把那兩口子望坑里一推，上面一鏟一鏟蓋着土。……

三太爺自然得意了，他報了仇。……

埋的時候我跑過去瞧的，兩口子用布蒙住嘴。叫不出，只用鼻子喊，像是裹在被裏出的聲音。……招弟好像暈了過去，不動。桂生先是掙扎，一鏟土倒下去，又掙扎，像你踹了一腳的蚯蚓一樣。他臉上一股哭樣子，額上鼻子上都是皺紋，或者有點像恨，似乎正在肚子裏呪娘。……再一大堆土下去，只見土動了。……這樣就動也不動了……這樣就……

別人都說桂生活該，桂生爲了招弟，可是，hm，你知道了吧……

那麼三太爺他們要不要叫人命官司呢？……我可說不上。

第二年端午過了，一點什麼岔也沒有，那時候我走出了陳家。

三 弟 兄

晚了。電燈沒來火，房裏却還有光。

王琪在靠窗口的一張桌旁看報。

忽然他疑自己的眼花了。他覺得那條專電的
方塊字一個個都在蠕動。

把報靠近眼。

靠着靠着忽然他黑死得痢地叫了起來。

“怎麼？”旁邊一個人放下報。

“不是，……”他不經意地搖一下頭。

再看報：再看。

想要怪自己的眼欺騙了他，或是想要疑自己是看錯的，但不能……每個字都很清楚，很平穩地擺着：

“……寒辰姜大五劉七各股匪圍灌縣，午入城，縣長龔任天失蹤。”

“……寒日姜劉股匪陷灌縣，縣長及公安局長被殺。”

他額頭上刻起七八條皺紋來：怎麼回事，任天被殺或失蹤？

“老金，”他短促地，“龔任天在……不是！……呃，你來看。”

“怎麼，龔任天，……就是你那朋友麼？”老金看着那兩條專電。“這消息不見得確吧。”

“不，總不見得十分靠不住。呃，……不是，”搖搖頭，“不是。……”

“好像他到灌縣去還沒有幾天。”

“是沒有幾天。呃，……”

“怎麼？”

“不是，”他搔頭。“任天同我做了六七年朋友，不是，我們從前老在一起的三個，已經死去兩個了。”

他打了一個寒噤。

“真不幸，”老金像獨白。

“真不幸……不是……真不幸。”他又解釋似地說下去：“他這次去做縣長，不是。……他家裏本來是個大家，有許多田，還在他們省城裏開一家店，一家什麼店，……什麼店的，什麼……”

“什麼店沒有關係，你往下說罷。”

“沒有關係，不是，他那家店後來倒了，省城裏有了大商店同工廠，他那家店就倒了，賣了田貼在裏面也不行。這次他去做縣長，他就說……不是，

他是想重興他的家業，不是；他只打算積幾個錢，免得爲肚子去奔跑，他自己說的。現在……”

老金瞧着他的眼，等他說下去。

“……不是，”他說。“他以前也像一般的青年一樣感到一種什麼的痛苦的，不是，因爲生活不安定，他常咀咒社會，發牢騷。他說……不是，他幹了這事以後就安定了。他對我說，我們都應當留點錢，才可以談別的，這是青年的出路，不是，我說這是我們應當打算到的。但是現在就……。”

“你在中學就同他做朋友了？”

他點頭。

“那時我們三個：一個任天，一個我，一個復三——徐復三，總是在一起，同學叫我們三弟兄。我們預備……不是，我們說要永遠在一起，但是一出了中學就分散開，第一回不幸的消息就是復三自殺，現在這消息要算第二個了。”

經過難堪的一分鐘沉默。

“不幸的事總是向我們三個打來，”王琪苦着臉。“將來……不是，我想總有一天輪到我。”

那個乾笑一下：

“這不過偶然的而已。”

“不，並不怎樣偶然，”他攣蹙似地表情。“我們三個人的遭運都差不多，思想也……不是，從前我們思想都一致。……復三的事，不是，我們三個人的事你還不大詳細吧。”

“不大那個。”

王琪扔了報紙，轉過身子，舐一舐嘴唇。

“我們三個人的家境都差不多。老任是……不是，我先說過了，他本來有田，有店，但是破產，不是，他後來中落了。……復三家裏有田，不過不多，不是，不過剛夠吃，但是一點收成也沒有，並且 ……”

“他那里人？”

“陝西人。……但是田的收成一點也沒有，錢糧都還不起，甚至於…… 怎麼樣，甚至於把田送人，還貼錢，那原由，就是怕繳錢糧，田是別人的就不要繳了，但是那田還是送不出，不是，田沒有人要，別人也一樣的困苦，誰要。復三因為是這樣一個家，他不能在大學畢業，他到處流浪，他不能回到家裏去：家裏沒飯吃。去年他窮到把他的女人寄到母家，他在上海問人兩毛錢一毛錢地借，他受到物質上精神上萬分的痛苦，結果去年秋天自殺，……”

“那他並不是因為病的痛苦而自殺的了？”老金的臉子嚴重起來。

“並不……不是，有是有一點的，不全是。他向來有神經衰弱的病，這近年來的境遇更使他難受，不是，他神經更顯得病態。…… 他呪咀社會，咀呪

人類，咀呪一切。他打算了好久要自殺，不是，呃不是，他……”他搖搖頭。

“復三的痛苦全是因爲生活不安定，”他停了幾秒鐘之後又說，“他自己也說，不是，他自己也曉得這痛苦的來由。但是沒辦法，不是，他無法解決牠：怎樣解決牠呢。……任天說留幾個生活費是青年人的出路，是針對復三而言的。……家境不好，許多青年都這樣，以前總想能夠在社會上求一點光明的，求一點所謂……不是，想能夠做一番什麼事業，但是那結果，都失望，大家爲肚子掙扎還來不及，只好流浪，奔走。……那原由，不是，我說復三同任天先後死去決不是偶然的事。”

老金沈在深思裏，不言語。

“決不是偶然的事。”王琪又來一遍。

王琪的神經被刺激着。他感到孤獨：哥兒三死去倆。幾天來什麼事都不想做。夜間做着嚇人的夢。但他的不全是悲哀：與其說是悲哀，不如說是懼怕。

“兩個人的死決非偶然，”他自己的話壓住着他。

他可以說跟復三和任天在同一個“命運”裏長大的。家裏本算得個所謂大家，但中落，他出世時，那每年幾十担穀剛夠一家子吃的。勉強中學畢了什麼業，借筆債進一學期大學。他先後輟學兩學期，當報館的校對，當訪員，做了半年中學教員，留點錢再回學校。他想多讀點書。並不有什麼奢望，望是望着，並不奢：他只想做個學者之類，打算多求點知識，方不愧為一個人。預備在這裏畢個業，有機會再到歐洲去讀書。可是如今留着的這點錢

能不能到畢業是問題。

而忽然他又想起一樁令人皺眉的事了。

“即使能夠畢業，畢業之後又怎樣？”

“怎樣，怎樣，……不是！”他自語。

將來定得踏進社會，踏進社會又是痛苦，會和復三一樣痛苦吧。……任天滿想留下點必需的生活費，再上進做人，却吃土匪做了。

他點起一支煙，在房裏來回地走。

“……却吃土匪做了，’肚子裏說着。“土匪，不是，土匪也同我們一樣家裏沒飯吃才跑出來的。”於是像發現了一件新奇的東西似地：“都是一個來由呀！……任天的死不是偶然的。”

“……他媽的，”罵了，但不知罵誰。

走是走着，但被踏着的不像是地板，也不像磚地，也不是土，好像兩腳沒踏在什麼上，只是空中走着。

想到了將來怎樣，這問題也在空中走着。要找一條出路，他想。像自己這樣的正多着，他們找了一條什麼出路沒有？…… 查一個族兄是這種人一般的典型；也是家產中落，讀過點書，在內務部幹小官，又不必去辦所謂公，只是在家托托水煙袋，拿出牙牌來玩過五關，這麼着地過了一輩子。他的生活不安定得可以麼，但王琪覺得有點悲慘：這樣的人死個把于社會一點損失沒有，不是，還有好處，他活着是負一，死了才是零。……

抽一口煙，惡意地吐口唾沫在地板上。攔起好幾年，還是在中學裏談起過的問題，如今又想了起來：怎樣做人。

“怎樣做人；……使勁抽了幾口煙，把煙屁股扔在痰盂裏。“怎樣做人？這問題好像有點陳舊了。”

他坐下。

“不是，……唔，不是。……臟不開，不能不想。”

晚上他沒睡得着。他想，找叔瑜談談罷。叔瑜雖然面孔冷得怕人，但這鬼東西似乎有種力叫別人相信他：王琪有許多不能解決的事老找着他。

III

王琪和叔瑜在公園裏，男男女女很打扮得整齊，光燙，臉都是紅潤的。

他們都好像找到了出路似地。王琪想。

“不是，”又想，“這些人還是逃不出任天同復三兩種。”

這是根據叔瑜的話的：

“像這樣的青年正多，你那兩位弟兄是代表着兩種型，只有這兩種型。”

“呃，所有的……不是。……呃，只有這兩種型麼？……都是沒有出路的麼？”

“你想出路是什麼？”

王琪好像被打了一拳。不開口。

現在他們坐在綠色的椅子上。

“你覺得復三同任天的死是不是偶然的？”叔瑜突然說。

“不，……”但沒說出下面的話。

叔瑜摸摸下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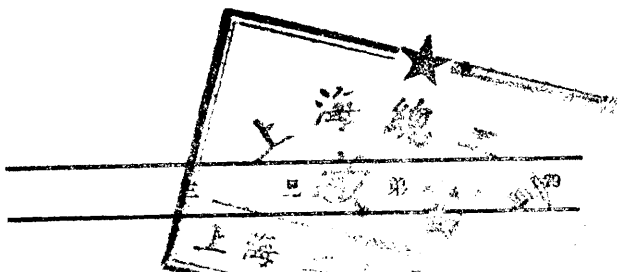
“呃，不是，”王琪起勁地。“復三的死是境遇害了他。……”

“境遇？”那摸着下巴的手突然停止動作。

“不是。呃，不是，”很急地搖頭。“境遇，我是說他家裏沒有東西，而且他生活太不安定，使他痛苦。並且……不是，你……”

“怎麼？”

“不是，你覺得對不對？”但他不等回答，又說下去。“老任……不是，任天我也想到過了，……呃



不，我覺得土匪也是爲了家裏太沒有東西。……”

“任天同復三的死都同一個來由。”

“對，對極了，同一個來由。”

他們站起來，漫步着。

“任天是，”叔瑜一個字一個字地說着，“他看見家裏沒有了，想往上爬，再爬到地主地位，有錢人地位去，再不然爬上官僚那一層去。……現在有無窮的人都在那裏爬，高明點的想爬做個學者，或是……”

“爬做一個學者？”王琪似乎被提到半空摔了下來。他肚子裏說：“他諷刺我。”

那個歪過腦袋看王琪一眼。

“你也想做個學者的吧？”

“我……不是，不是，……”

叔瑜好像沒聽見似地：

“做學者要有閒暇，閒暇要有錢，…… 並且學

者也是生活在社會裏的，對不對？”

王琪想撇開這些討厭的話。

“呃，叔瑜，像任天這樣往上爬，你覺得不行麼？”

“總會要演悲劇的吧，問題只在遲早。

“悲劇？”

“你不信麼，雖然現在這些人沒有整個沒落，但社會現狀的不安定，已經開始局部地沒落了。”

“我信，”這兩個字很說得短促。

他腦子裏跳着許多字樣，綜錯着許多思想，最後他想：社會是罪惡的。

迎面來的男男女女。小孩子穿短褲，露一節腿子，很肥很白。

“這些人都是戀往上爬，”叔瑜輕輕地。“就是小鬼頭也灌輸給他們那些往上爬的教育。從小時候便給他們打扮得紳士模樣。”

不知怎樣王琪打了一個寒噤。

他們停腳在一枝樹下。

“往上爬，……不是，復三……？”王琪說。

“他自然也想往上爬，不過沒有爬上：要爬的人太多，擠不上。”

那個沒開口。他說下去：

“我記得你給我看他的信，有一句話，說，‘有人爲… 難道我們是……的麼？我們窮得連飯都沒有吃，還不如工人哩。’有沒有這些話？”

“有的，怎麼？”

“不怎麼，”叔瑜一個手撐在樹幹上。“這種人很多的：本來是有產者，但已經沒落了，譬如任天家裏的店，譬如許多人的田產。”

“那就怎樣呢？”

“不怎樣。……這種人沒是沒落了，但還是捨不得過去的生活，於是就悲劇來了。復三是這一

類。”

“復三是……不是，我以爲復三並不怎樣捨不得過去的生活的。”

“他往上爬，往上爬就是捨不得過去的生活，他想恢復舊有的規模。”

“你……不是。呃，……”沒說下去就把頭俯下。

“你覺得不對？”

“不，呃不，我不過覺得有點……”

“我告訴你。沒落了的地主自然沒有產了。但他還追求從前的那個，那就想爬，但是爬不上，有些是爬上又掉下來。一方面他要擺一點上流人的架子，像復三，他決不肯把長衫脫下的，脫下長衫便成了所謂下流人了，他是紳士，怎麼肯。”

王琪臉上打起各樣各式的皺紋來。

“我還有個本家……”於是他說出了那個托水

煙袋，玩牙牌的族兄。

“他未嘗不想做大官，多弄點錢的，”叔瑜說，“不過弄不到手，就過了一輩子。”

“太悲慘的一輩子！”王琪感慨地。

他們到了要分手的時候。

王琪不大流利地說：

“一切人……不是，我說……呃，不是，……都是社會的罪惡。……太矛盾了。……不是，……可以說都是由於社會不好。……”

“本來是這原因。”

“我們應當找一條什麼出路？”王琪獨白似地。“呃，叔瑜，……不是，我現在很痛苦，這自然也由於社會不好，”頓了一下說：“將來的社會裏就不會有這種悲哀。……但是現在我們應當怎樣呢？”

那個笑笑：

“你想不到？……去想想罷，下次我再找你來談。”

“這傢伙賣關子，”王琪想。他便回到了他的住所。

他不看書，也不和老金搭白，只寫日記。

叔瑜說話的那股勁雖然有點討厭，但人是好人，他覺得；話也對。

想着想着，他忽然對叔瑜感到異常親切，他想要抱他一下才好。……

他把寫日記的筆放下：思想太雜亂，寫不下去。

“復三真可憐，社會逼他自殺。……他爲什麼不掙扎一下，不是，他可以奮鬥的。”

……而奮鬥也是幾年以前的口號哩。以前是，一會嚷着要奮鬥，一會又是，人生幾何，玩玩得了，老這麼交替着。……幾年來沒想這些，似乎這些是

小孩子話。……

開開抽屜，把日記本使勁塞進抽屜。

反正沒有出路，他想；喝酒，縱慾，一輩子也容易過去的。

兩手握著拳。但馬上又放開，去捧著頭，肘子撐在桌上。

“這簡直在演電影了，”自己笑起來。於是坐直了。

他累了，想早點睡。……他掉在半睡狀態裏。

“都不是偶然的……”

那麼喝酒，縱慾，這意識的向自己招手當然也就不偶然：這是環境太壞之故。……

“不是，社會太惡劣……不行……”

橫躺在床上，兩手墊著做枕頭。

他想起任天要到灌縣去“赴任”時的話：“我幹縣長至少要比別人幹得漂亮些。”

現在無論幹得怎樣，可是連下落都沒有……
但他想：要是沒有意外，並且任天立意幹好一點……
…

“要是我，我有多少力量就盡多少力量來幹，
務必幹得好一點。……”

他似乎覺得密雲蔽着的天，已經衝出點日光。
看見叔瑜的時候他第一句提出這個：

“譬如，”他說，“任天不遭意外，他立意要好些
幹……

叔瑜打斷他的話：

“這不叫意外，你不也承認這不是偶然的麼。”

“不是”他擺擺手，“不是，這……我的語病。”
停了好一會：“譬如說，你有個獨當一面的事，不
是，就譬如說你做縣長，你把不把你主張用出來？”

那個似乎嚇了一跳：

“主張？”

“是的，主張譬如那些，也不十分保守，也不太偏激，一般以為好的那些主張。”

叔瑜深深地注視着他：

“你說得具體些罷，什麼主張。”

他很費勁地說：

“你去……不是，譬如，少賺幾個錢，本良心做事，把地方上弄好，使人民減少痛苦。……”

“就怎樣呢，這樣幹了？”

“幹了？……不是，這樣或者會把現狀弄好一點的。”

叔瑜微笑。

“你把局部弄好也不相干的，”他說。“譬如老沈以前生的皮膚病，老醫不好，後來那位黃大夫說他的皮膚病是由於神經衰弱，有這事吧？”

“有過，怎樣？”

“不怎樣，”叔瑜說下去。“他的既然是由於神

經衰弱，那你就天天用硼酸水洗瘡，敷藥膏，也好不了的。你把手背上的弄好了，手腕上又會長起來的。我們要醫，自然從神經衰弱着手，好了之後，皮膚病自然消滅。”

“我懂你的意思，你的意思說要根本治好。……不過……不是，還不曉得怎樣去醫神經衰弱，不是，就是還不曉得根本治法，怎麼辦？”

叔瑜死板的臉上有了點活意：

“但是現在已經曉得神經衰弱的治療法了。你也不見不曉得。”

那個有幾分明白，但仍等他說下去。

“你已經知道那將來的，”叔瑜說，“你那天不是說過，到了那某一時候我們沒有這些痛苦了麼。……你還說，你要找出路。……”

王琪忽然把手搭在叔瑜的肩上。

“我曉得了，不是，你……呃，你叫我把將來的

……不是，把那某一時候同找出路兩種念頭併在一處。……”他又補充自己的話：‘曉得有光明，就要追求。……你……不是。……呃，我們再說得切實點好不好？’

“你提出來罷。”

“現在……不是。……我有許多的話，不曉得從那裏提起好。……你……不是。……Eh，同朋友談話是必要的。……”他搭在叔瑜肩上的那隻手搭得更緊了。“呃，你是不是從事於這事的？”

“你別問我。……總之這是現代人應當幹的事。”

王琪點好一支紙煙。

“還有一樁事，”他說，“我從前……不是，現在也有過，我時時像閃電一樣地生出那種頹廢思想，不是，我有時覺得一個人只要醇酒女人就可以過一輩子。……我常常衝突，自己同自己。……一時

想要奮鬥，一時又覺得人生幾何。……”

叔瑜也點起一支紙煙。

“這種矛盾的現狀使你痛苦，可是你那思想，……你的想要奮鬥，你的奮鬥，是爬上去的奮鬥吧，個人主義式的奮鬥，是不是？”

那個有點不好意思，不言語，似乎默認了。他放了叔瑜，上一路下一路地踱着，

“我曉得了，”他抖去煙灰，“不是。……我們具體一點，不是，我們切實一點說罷，你的意思，我們應當走入那裏去，那個……”

他站住，在叔瑜耳邊說了幾個字。

叔瑜點頭。

“自然，你想此外還有什麼。”

“你那天說復三不肯脫下長衫，就是說他不能到那裏去？”王琪。

“對的，”他停了一下。“他同任天未嘗不知道

這些，他們相信這畸形的社會會崩頹，將來會有個合理的世界。但是他們不去追，不去幹，因為要幹一定要捨去他自己的地位，加到那另一個隊中去的。……他捨不得舒服的生活，但是。”

“這種人不少吧，”王琪說得很輕，幾乎成了獨白。

“不少，”叔瑜摸着下巴。“他們是現社會沈澱下的個人主義者。……但是他們有適應的本領，將來我們的革命成功，他們也會適應起來的。……”

王琪又覺得叔瑜在諷刺他，但這感覺只是電火似地一閃，馬上就消滅了。

他高興起來，他覺得自己快墮落的時候，有一種力又提他上來。

像演劇似地，他把着叔瑜的臂。

“我了解……不是，我完全懂得你了，我完全……”

他把抓着叔瑜手臂的那手放下來，皺着眉。

“其實我曉得這理論，不是，我曉得這事實，但是我……不是，我總沒有想到一種行動。”

“空有理論所以是不行的。”

王琪閉了一會嘴，又說：

“其實這是極淺近的事，不是，這是一定的路，怎麼我早先沒有想到。……”

“你很興奮吧，”那個帶點笑容。

“有點興奮，有點……因為太……”

“了解強於興奮，這事不是憑衝動的，”那個說。

“不是，呃，不是，我的意思是……因為現在我懂得了……這使我快活。……”

五六秒鐘之後他又說：

“我以前怪復三太不振作，怪任天太官僚化，我現在曉得我錯誤，不是，我不應當怪他們，他們

……其實不是他們不好，不是，是外界使他們……對不對？”

“當然是的。”

和叔瑜的這場談話他覺得是必要。……一種新的力注射到他生命裏了。他快活着。

“三弟兄是這樣下場，”他想。“早就有分化的傾向，但是誰料到是這麼分化的？”

他到外面去散步，變態心理學的筆記也擱下不抄了。

“復三同任天早點想到這個不好麼……不是，他們早點決然走上這條路不好麼？……”

不禁有點輕微的感慨：

“三個人，三個人，會分化是一定的……”

後來王琪不大上課。後來暑假後他不再到這地方來了。

一九三〇，七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2686B

民國二十六年元月初版

定價二角八分

特價實售國幣二角二分

外埠附加匯費寄費

著者 張天翼

印刷者 文光書局

發行所 文光書局
上海法租界老北門德德里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代售處 各省各大書局

上海文光書局出版新書

| | | | | | |
|-------|--------|------|------|--------|--------|
| 兒童文藝 | 甜 | 甜 | 周天籟著 | 洋裝一冊 | 實價三角五分 |
| 兒童文藝 | 小老虎 | 周天籟著 | 洋裝一冊 | 實價三角五分 | |
| 兒童文藝 | 梅花接哥哥 | 周天籟著 | 洋裝一冊 | 實價三角五分 | |
| 兒童文藝 | 書獸子 | 章玉卿著 | 洋裝一冊 | 實價三角二分 | |
| 兒童文藝 | 阿咪咪 | 章玉卿著 | 洋裝一冊 | 實價三角 | |
| 兒童文藝 | 雨林的故事 | 張天翼著 | 洋裝一冊 | 實價二角五分 | |
| 創作小說 | 三兄弟 | 張天翼著 | 洋裝一冊 | 實價二角二分 | |
| 創作小說 | 新婚 | 沈瑞光著 | 洋裝一冊 | 實價二角 | |
| 高年級適用 | 模範作文 | 儲蘇民編 | 洋裝一冊 | 實價二角 | |
| 高年級適用 | 國語文選 | 儲蘇民編 | 洋裝一冊 | 實價二角 | |
| 高年級適用 | 學生模範日記 | 章玉卿著 | 洋裝一冊 | 實價二角 | |
| 高年級適用 | 標準算術 | 陳耀邦著 | 洋裝一冊 | 實價二角四分 | |
| 作文指南 | 文字辨正 | 周天籟著 | 洋裝一冊 | 實價二角 | |



上海工業圖書館